

易經證釋

上第

五

經冊

易經證釋

上經第五册

經文講義

釋別
頁數
卦別

總釋象例	一	一八	四三	七四	九六
釋象	四	三二	四八	七九	九九
釋彖辭	五	二四	五四	八二	一〇〇
釋象辭		二七	五五	八四	一〇二
釋爻辭	六	二九	五七	八七	一〇三
疏述					
總義	一五				

爲卦二陽爻四陰爻。上下皆陽。而伯仲異次。卦屬陽。而其氣多陰。以行于陰也。有動則有德。有生則有功。有德則善惡備。有功則夷險分。屯之象。內剛外險。內動外阻。以陽率陰。而爲陰所桎梏。以用爲道。而處道之艱難。故其卦象。本生之始。而又怯于生。本行之初。而又難于行。如草木之萌芽初茁。其生機猶未暢也。陰陽不相得。而貴賤殊類。動靜不適調。而屈伸異途。求伸而反屈。求貴而隣賤。求生而不直生。求動而弗立動。蓋處震之地。行坎之方。乘雷之奮。遇水之陷。其卦實賅二義。而爲物之始生。天地生化之初見。其象固如是也。然卒得生成。不竟艱險者。則賴其秉剛而志動。承陽而達生。因天地之綱緼。得

乾坤之合育。故雖難而成。雖屈而伸。雖險阻而不害。雖折辱而不侵。乃見其本乎中正之性。志乎中和之道也。

就卦爻言。陽卦多陰。而以少爲貴。以陽主動。而能御陰也。故陰爻終隨陽用。以成其功。不過有時位之別。而有從違之殊也。然以內外卦言。六二爲坤正位。九五爲乾正位。適當其位。乃昭其德。故屯卦之繼乾坤。能見乾坤之用。以其德不移。道不易。則克有所守。有所爲。此屯之大用。亦體乾坤而不失。是以爲生化之始。萬物之初。足爲一切矜式也。故屯卦爻雖異乾坤。而功用則紹乾坤而立其始。自有其象可質也。學者先觀其象。自得其意。雖合坎震之名。已孚乾坤之德。則爲

道亦大矣哉。六爻之所指。內外之所象。二氣之所行。生成之所見。則其次乾坤者。固有其義矣。文王之序。大都以義明象。以象證義。初非如後人所測。謂爲任意變遷。亦非仍前易之規。謂爲有心錯綜。蓋皆本後天之序。依物類之生。而確乎不拔之定則也。以下各卦皆如此。唯屯爲尤著焉。至于屯卦之辭。屯者。屯也。有所積而欲發也。難也。有所動而不易行也。生也。而未能遂生。始也。而不克逕始。故其字形。如草木之芽。初茁而未放。如蟄蟲之動。初蠕蠕而未即伸。有所見。而不離其居。有所爲。而不去其位。故名曰屯。氣蓄而未通。形立而未明。生機及而未透。大用預而未張。如倉箱之屯盈而未啟。如江河之屯滿。

而未洩。故以象天地生化之氣。既洽于物。物遭之而皆有其生意也。故曰屯。盈也。物之始生。以盈于天地間也。天地以其氣盈而生物。物以其生而盈于天地。盈者生化之本也。不有盈。安有生。不有生。安有盈。故屯雖難而仍易。雖見而仍不失其居也。以氣之與形。成循環往復之道。而屯之與乾坤。具盈虛消息之德也。盈之爲虛。息之爲消。此屯之所以爲盈也。

宏教附注

屯卦爲六十四卦之始。以其屬子卦之始也。在八宮卦屬于坎。而其反復卦爲解。其對卦爲蒙。其比肩卦爲鼎。故其象與辭。皆有關

于各卦。不獨爲坎震之交。見雲雷之合也。而所最要留意者。則乾坤之初化。以之代示生化之機。而天地之初交。以之代見人物之育。全爲二五綱縕之所孕。父母精血之所凝。在氣爲初生。在形爲初成。將分離而未分離。將化育而未化育。故仍保有乾坤之正。循行陰陽之交。以接續于乾坤二卦。而引延于人物萬類。故自屯以上无物也。屯以下。物乃盈矣。屯以前。未生化也。屯以後。生化乃无盡矣。此後天六十四卦。從屯始。而周易上下經之序。從屯起。乾坤八純卦。母也。不可以齊于生化。同于物類。故言生化。言物。必自屯始。而屯又足以見乾坤生化之功。交合之用。此 夫子言之頗詳

細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宣聖講義

此屯卦之彖辭也。元亨利貞四德。全如乾坤。而用乃殊。以位雖當。而時不同。卦雖正。而爻有差也。故勿用有攸往。而利建侯。以其陽也。德備而不能盡用。有志而不能自往。則其難。可以見矣。而道中正。居其位。以成其德。則利建侯。王者之事也。以處勢順也。避險行夷。去艱示惠。此其成人之德。有別于自用也。故屯辭之義如此。其概述也。雖難不難。以盈而善持之。雖生不生。以動而善處之。有是義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指屯之象。爲陰陽始合而生化始見。以其始也。故難。以其動也。故險。爲始于下而升于上。故不易生。爲動以陽而阻以陰。故動爲險。難者不易也。不順也。險者有陷也。有制也。而屯之行也不失其守。生也不失其宗。雖難而卒達。雖險而自全。故曰中大亨貞。以孚四德也。不失位曰中。能生而盈曰大。難而特達曰亨。全其始終曰貞。此屯之以四德稱。而有中大亨貞之用也。屯之母卦。以坎合

震。雷上之水。即雨水也。故曰雷雨之動。徧于天下。沛于地上。乃有滿盈之象。此天之開造草昧也。天地混沌之始闢。清濁之初分。大地皆水。生物才萌。所稱物者。唯苔草之類。初生之芽。此天地生化初紀。故曰草昧。草志其物。昧指其時。茫昧之間。草率之地。亦足見其難生。而動乎險。斯困屯之所以名也。而人應之。則宜建侯而无寧。建以孚天造。侯以孚特達。建侯以孚草昧。而成中大亨貞之德。以天地尙志于生動。不避乎難險。則人亦宜无寧。以成其所成。行其所行也。故辭旨以象明意。以文明教。此君子之有爲。而順乎天地者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宣聖講義

此申釋全卦象之用也。經綸者有爲也。以陰陽交而爲文。以生難而爲功。以動險而爲行。以建侯不寧而爲中大亨貞。以順乎天造草昧。而自見其經綸。故觀其象而知其所指。習其辭而知其所稱。人道之始立。卽此經綸也。建侯者。已成其功。不寧者。猶致其用。本乎乾自彊不息之義。成乎坤无成代終之行。故經綸之事。包乎人已上下。達于生成化育。內立其德。外成乎物。處于亨貞之內。行乎中大之域。以配乎天地造化。而克履乎艱險。建其家國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宣聖講義

此屯初九爻辭也。辭義亦如其象。而異其用。以陽爻得位。足以孚全卦主用。蓋屯本陽卦也。本爻與彖辭大同。卽此義也。彖辭勿用有攸往。卽磐桓之義。而利居貞。卽勿用之旨。蓋屯以陽行陰。以坤爲守。以乾爲動。故用而不自用。動而不自往。取坤之義也。利建侯者。得民建國。以能下人。人自歸之。取乾之義也。以屯六二同于坤。九五同于乾。兼乾坤之用。而見交合之德。故勿用有往。而利建侯也。而在初九亦然。雖非正位。乃屬主爻。以陽主陽。初九陽爻陽位。故能孚全卦大用。而以其在下也。陽猶穉。位猶卑。時猶早。雖當主用之地。而難爲直用。

之行。故申之以磐桓。戒之以居貞。明其不可造次。不可失其守也。然有其中者。必形于外。有其德者。必達其功。故雖磐桓而仍達。居貞而仍亨。是以有建侯之利。而見能得民之心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夫建侯者。非自立也。民自服焉。非自大也。民自從焉。屯以居貞之行。而成建侯之功。此釋文稱其正而得民。大而有功也。天下之能建侯立國。宰制河山。而民不以為秦者。必其信于民心。悅于民志。如水之歸下。其勢沛然莫之禦也。故有雲雷之象。而後

見其經綸之成。正如天之開造草昧。萬物莫不欣欣向榮。如地之履險行艱。萬類莫不悠悠同化。其所以經綸者。皆為人而非自為也。故建侯之基于得民。成功之由于居貞。雖行之如難。動之如險。而適時以正。居位以中。成德以大。致用以亨。合乎乾坤之志。兼乎剛柔之行。則其為道至順。而君子之所以成名也。故屯初九一爻。已見王道之本矣。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宣聖講義

此屯六二爻辭也。本爻當坤正位。孚陰本行。其所以為用者。多同坤

卦唯其上下異應。大小殊功。故稱爲女子貞不字。而象爲馬之難行。馬者坤之牝馬。故難行。以遇坎也。女子坤之至陰。以未交。故勿字也。而下卦原屬震。震長男也。雖未交而終交。必期以十年。爲其難也。十年之期。亦有深義。以其屬于震也。如復與頤。皆震在下。皆有十年之辭。固震之數所定。以屯六二陰爻陰位。陽氣至微。雖欲進而不克。進。欲交而不即交。剛柔懸殊。彊弱大異。必待其既育。期其已壯。而後乃進。乃交也。此生化之定理也。

且屯六二之象。處難險之中。而急于進。逢中正之位。而難于得合。故有乘馬而不免。迍邐以班如。明其所履之多。所行之不易。然乃設辭。

寓意。觀象喻情。故曰如。言其未定也。猶或字義。第屯六二有可爲之時。有可成之勢。雖躊躇而莫進。還委曲以求全。故當牴牾之初。如遭匪寇。而底成功之日。反是婚姻。其勉人以无畏无餒。而促其矢勤矢慎之旨。端在四字。故申之以女子之守貞不字。必待十年之期。見夫人之守正不阿。必有一朝之遇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宣聖講義

此明爻辭之義。見占象之精也。蓋以柔乘剛。遇剛而不能自巳。以下動上。違上而不能自乘。唯有順應其時。磨礪其志。貞潔其行。動之以

正出之以堅。以犯難而越險。却疑而明微。使敵爲親。反仇爲愛。則成德達道。必本非常之人。而取位用時。必合反常之事故。十年之字。雖遲遲而无傷。深閨之貞。實悠悠以自得。人之欲立大功。成大業者。正如貞女之自矢也。而賴乎其行之勤恆。心之堅忍。善用其勢。而无廢于中途。善推所爲。而克祛其阻碍。此明天地生化之始。亦足見創造開闢之不易爲也。故屯六二之辭。實明人事之教。濟時之艱。度地之險。恰如亂世之聖。必有以拯天下之飢溺。而置民于衽席也。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宣聖講義

此屯六三爻辭也。本爻之用。較六二爲易。而其險未全去也。故喻之于田獵。以我逐獸。獸乃爲鹿。鹿之善走。不易追也。然以田獵而逐鹿。所持者必利。所同者必衆。以追逐雖勞无憂。故曰无虞。唯鹿走入林。彼得其所。我從之。必見其艱。故逐鹿雖无虞。而入林必自舍。舍者止也。捨也。以其地之險。行之難。不得竟逐之。則不如其舍。此君子之知幾也。若昧其幾。則遭往吝之害。以其往之不利也。逐鹿无害。而視夷險以定往止。此知幾免吝之道。亦因時避窮之方。故以君子稱之。唯君子之能舍也。蓋六三以柔履剛。時位多違。雖得其勢。不與方俱。雖志于得。不履憂虞。以可爲進。不失之迂。以幾爲舍。不失之疏。進止之

幾。君子所如。无虞先利。往吝後害。利害之違。君子所戒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夫從禽者。貴得禽者擒也。以鹿之可擒也。待入林中。禽乃爲放。以行之阻。是必舍也。貿然往逐。履道之窮。其吝必矣。辭明意。而文申義。重在知幾。明于取舍。雖挾所欲。勿昧于時。雖憑所勝。勿追其亡。故入林之鹿。不可逐也。小人徇情。反利爲害。此屯六三爻辭大旨。而喻之以田獵也。推而言之。福禍得失。莫不如是。彼即鹿易事也。而林中則難地矣。无虞。順勢也。而往吝。則道窮矣。處難易之

間。辨窮通之理。則在乎知幾。知者君子。昧者小人。其判然矣。鹿字亦推作祿。麓解。猶後人逐鹿之喻。虞字亦有指虞官者。謂得易。可无待虞官也。含有上去二音。義有止捨二解。禽有禽獸擒獲二解。窮分指時地之象。含義如是。皆可通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宣聖講義

此屯六四爻辭也。六四與六二相應。二四同功異位。以皆陰爻也。而屯。陽卦也。陽本乎升。愈上愈達。故六四利于六二也。然屯全卦。不外艱險之象。則爻辭。不離難阻之文。第進而漸減。升而漸亨也。乘馬班

如同也。而逆遭則異。婚媾同也。而吉利則異。六二尚有匪寇之疑。六四則直求之矣。六二尚有十年之限。而六四則往吉无不利矣。故六四之用。已別于六二。而進行之道。艱險之差。于釋文中已可見之。如乘馬之班。言陰陽之雜。而急于求合。故婚媾以求而得。雖往亦吉利。又異乎六三之往吝也。爲其處時之宜。因勢之順。所以往求无不利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六四重陰貴陽。陽貴而明。因時而明。以賓主

之契。升降之合。故爲明也。明字日月相對。一陰一陽。陽奇陰偶。恰相配合。故成大明。言日夕皆明也。以升降相值。來去相偕。如月之與日。乃成日夜之明。而六四之爻。因動而往求。因合而婚媾。乃合明也。雖乘馬之班。若不遽進。而往求之吉。則无不利。此婚媾之貴乎相得。以其恰配也。若六三。則不配。故不宜往從。故雖一卦中。而爻有異用。雖一爻中。而動有殊途。或往或來。或婚或敵。其事既別。吉吝斯分。六四之辭。實以見屯生之已成。用而天地生化之象。至是更有合育之觀。蓋自此爻已入外卦。得見其表。其用已彰。其德已顯。故亦有明之義。又不獨以其知時而往求。合照而爲耀之稱明也。以例人事。貴乎適

時。曉然往來。判其離合。則明哲之道。君子之所行。夫屯全卦。皆以陽行陰爲利。以陰卽陽爲宜。故六二六三六四三爻。愈進愈有功。愈上愈得利。此陰陽相得之道。亦後天生化之理。若過此例。則多爭訟。以其剛柔失度。順逆違行。必有所傷。而成爲吝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宣聖講義

此屯九五爻辭也。本爻雖居外卦正位。當陽氣大用。而有吉吝之分。以明其二德之難合也。故辭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占也。屯九五陽爻。陽行陽位。以太剛也。剛則近燥。故貴于膏。膏。膏澤也。脂也。又

膏之諧高也。處高貴下。在上貴以德澤民。屯其膏。將以成其仁也。而屯積也。亦難積也。事之不易積。而必積者。德也。仁也。善也。皆陽也。處高者。尤賴是以保其身名。免于危殆。故曰屯其膏。而明仁德之宜早積。膏澤之宜普及也。且以陽集陽。其下无助。最爲艱險。臨斯位者。必以貞守。貞者。正也。靜也。而行有大小。則德有吉凶。此由其分合與其順逆判之也。故小貞之吉。大貞之凶。小以自持。小心翼翼。以守其正。自履于吉。大以自傲。大言炎炎。以恃其正。自罹于凶。雖正而猶凶。貞而不吉。則可見居上位之不易。臨下民之多虞也。然此貞字。含義尙多。貞悔爲對。內外之意也。動靜之情也。去來之道也。上下之階也。各

有所合。故貞之反即悔。以失其正。雖正亦邪。故同一貞。而大小異其吉凶也。屯九五由外卦言爲正位。由內卦言爲非正位。下有六二與之對。復有六三與之并。三五同功異位。其所行皆殊。故有大小之不同也。陰陽相失則凶。相得則吉。苟不合則友亦仇。故剛柔貴相應也。而九五一爻爲屯之主位。故明言屯字以見卦之主用。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見陽德之積。必以膏澤下于民。正位之居。必有光輝被于外。以屯九五位得而時至。而猶以德施之未光爲慮。則可

見保其元亨者。必基于積德。而全其生化者。必普其恩施。如天造草昧之時。必有雲雨春風之育煦。而君子建侯之日。必先功德仁政之栽培。非可僥倖致之也。故釋文申之以施未光。而斷其必屯其膏也。夫屯積之而施用之。所以信于天下者。皆其德業之光。與其恩澤之化。此如日之生物。以其光熱而溫育也。陽猶日也。不徵于光化。不足以見其功用。本位之所至。時之所宜。而慮其施之未光。德之未化。則爲其勢易自傲。其地易自高。高且傲焉。反德爲過。以屯艱險之世。祇宜勤勞不寧。迍邐之途。祇宜貞靜之利。故未光之施。爲小貞則吉。爲大貞則凶。以明乎德之不達。恩之不廣。雖有其位。不能大其用也。而

此亦足以明屯之爲屯。有異乎乾之元亨也。乾之德全道大。故无未光之嫌。屯之德鮮恩疏。乃有大凶之戒。是在象因內外之異。有貞悔之殊。而在辭有上下之違。分吉凶之辨。方之人事。尤宜自勉。慎勿以未光之施。犯大凶之禁。返而體夫艱險之義。推其屯膏之心。則行之以達于建侯。致之以媿于生化。爲凶爲吉。爲大爲小。端在人事之自貞。而不得諉之于數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宣聖講義

此屯上六爻辭也。義頗難解。以上六之爻。陽氣上升之極。升則易浮。

極則易變。浮之爲亢。變之爲反。亢則難進。反則不達。升而爲降。陽而爲陰。進而爲退。生而爲化。喜而爲悲。得而爲失。以行艱險。則入于險。以動于陰。而陷于陰。生于坎。而歸于坎。故其象爲窮。爲反。其辭爲戾。爲否也。乘馬句。六爻三見。而意皆別。以爻異也。上六之乘馬。乃達于終極。雖欲前不可得矣。故有班如之象。而立馬踟躇。欲罷不能。貪其前功。欲行不得。故泣血漣如。怛然以悲。慘然以恨。血隨望而下。泣隨思而傾漣如者。如水之滴也。坎爲血。爲憂。爲水。而血淚如水。明其極而反也。且升者爲下乘。陽者爲陰慘。喜者爲悲酸。皆反也。言其不能待也。履盡艱險。不克自立。忘夫居貞之戒。圖爲窮極之行。乃過猶不

及也。班如者，非盡馬也。人亦隨之。心已亂矣。欲自陳而不得。欲自返而未能。欲進則道已窮。欲止而位不固。心因事雜。神因思傷。不知泣之何從。血之自出。故其辭之迫切。以明其象之變也。心主陽而藏神。血屬陰而主情。神乃自傷。目中泣血。陰見于陽。屯以陽用而為陰所加。則其用之竭也。故生化相推。成敗相隨。馬力之蹙。心思所悲。屯難之所以為難。險之所以為險也。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極則必變。不能少待。雖本陽德。不能再升。乃

反于陰。以同物化。此興亡之相續。而屯蒙之相繼也。故陽極為陰。升極為降。往復循環。生化所象。不獨屯為然也。全易皆如是。是在智者知其用耳。

屯卦總義

宣聖講義

屯卦全卦象乾坤初交。得陽氣之先。而行于坤。故其動而不息。生而不已。以陰猶盛。在草昧之時。地氣混淪。雖動而多阻。生而多難。勢必蓄積以出之。奮勉以行之。故曰屯。而其遇疑難不自怯。逢險阻不自避。以居貞之力。達元亨之途。是以君子利建侯不寧。創國而澤被其

民履位而德見于下。此雖難險。而有吉利。雖遲滯。而達成功。可以勗夫多難之時。有志之士。以成德達道之方也。唯事有成敗。數有隆替。大而天下小。而身家莫不皆然。故進止有常。動靜有度。過猶不及。君子貴乎知幾。取捨之間。分合之際。必因其位。宜于時。以明其吉凶。曉于貞悔。則生化之主宰在我。而禍福之機易明。是以天道之微。必先盡人事。氣數雖變。必自處有常。易之立教。端在于是。不獨屯也。全易皆同。故卦象其所象。而辭指其所之。人生不離動靜進止。則所以爲凶爲吉。爲利爲吝者。要必決之于理。而後衡之以數。理者數之符。人事者天道之籥。盡其在己。而後順天。則近者可推遠。顯者可達微。不

待蒼龜。而早瞭然矣。文王爲此易者。純取後天爲主。一切皆與伏羲之例殊。屯之繼乾坤。而居六十卦之首者。實示人以草創之道也。物極則反。乾乃爲坤。故屯蒙相交。而卦爻互對。由屯卦分合言之。有解與鼎。爲其比對卦。而相互有離艮二卦。以二至四爻。三至五爻。五至初爻。各成卦也。不獨震坎坤三卦也。且卦分內外。四爻上爻。爲交與極之位。所關較大。故其辭較殊。果讀者詳細玩味。自知古人設辭之由來也。易之辭義。含蓄深廣。必旁通發揮。始盡其情。今特于屯申言之。使知易辭讀法。非但爲屯釋。而一字一句。錯雜反覆。各有其義。以卦爻不爲一面設。則卦辭不偏爲一方解。如同一事。有主賓之異。有

易經詞釋
動靜之異。有左右之異。有反正之異。何者所合。乃作何釋。或于此大吉。于彼大凶。于進爲利。于止爲害。皆在此一字一句中推察得之。固非恟况无定也。要在觀者會通不泥耳。

宗主附注

易辭釋義。前已舉其大概。或尙未明其旨。有誤謂聖人立言。不當如是含混者。一字一義。何可包納許多解釋。遂致疑猜。此實不知古人原意也。夫古時文字最少。文辭最簡。一字數義。一句數解。本非奇異。如尙書古詩。及諸佚本中。恆見其例。而易辭爲尤著。蓋易以卦示象。以辭明意。象其氣與形。非一物所盡。明其理與數。非一

事所窮。故以卦名象。而不以物名。以辭釋意。而不以事限。此固古人不得已之作。亦爲易之用。殊于他經也。故屯之辭。言用則有難險之情。而包盈積之義。言物則爲生化之始。而寓草昧之艱。言事則有建侯之功。而兼締造之苦。皆非一義所能盡也。如六二。屯邇之不進。而仍自蓄其勢。猶前之磐桓也。而班如有班回之意。有班布之象。有通作斑雜之解。有釋爲斑白之勞。其所指固有數端也。匪寇亦有二義。非寇也。匪寇也。以對舉言。則匪寇而變婚媾。以一面言。則非寇而實婚媾。其意皆具。不得執此失彼也。又即鹿。鹿字爲獸名。亦爲祿。爲錄。碌。以明勞而无功之情。本可通也。卽如山麓

之麓。亦可會通解之。古人鹿錄祿麓。常通用。且有與戮鏖通者。如輓輶、膠磳之類。虞字亦然。虞患也。慮也。而山澤之官曰虞。亦以其防患而慮事也。而林陵亦互用。幾字尤多義。如知幾、幾希、庶幾、忘幾。及幾度幾人。或推及機穢。幾各義。皆字中可通釋者。舍字有止捨、居舍、釋放、數解。如舍、一解。不如舍、又一解。而吝指不利。亦指自膏。指有所惜。亦指行而滯澀也。此皆以各人所占。各事所值而解之。非僅一義也。唯聖人立教。必先就其主義言之。故夫子所釋詳于主。而略于賓。然非不可通也。要將古文辭熟讀。始得其變化之用。切勿執一而不能會通。偏見而忘于正旨耳。

蒙卦 三三

坎下
艮上

宣聖講義

蒙卦爲上艮下坎。山水相交。陰多陽少。以陽爲貴。而陽反在上。其氣下行。與屯相背。屯上蒙下。屯進蒙退。一往一復。一降一升。而成循環。是氣之自然。理之自至。天地轉軸。生化推移。物之定序。數之定例。此周易蒙以繼屯。實有故也。天地交而後萬物生。水火分而後生化見。屯以水承于雷。成雷雨之象。蒙以山加于水。爲山泉之形。有動必遠。有招必至。有闔則有闔。有息則有消。故水行于空者。下流而爲泉。氣動于地者。中止而爲山。通者節之以塞。生者接之以化。險阻者有所

止草昧者有所循。此蒙之所以爲蒙。而其義已自象中見矣。夫蒙內坎外艮。坎爲中男。艮爲少男。以陽從陽。其陰未消。陰起于下。陽止于上。中成重陰。而互以震動。動而遇陰。仍屯之象。變而爲離。難而易明。有自知之義。故六爻相錯。內外殊觀。往來殊情。生化殊用。其象雜而意著。放觀有背冥之志。廻翔多蔽障之思。故命曰蒙。以其猶近草昧也。

蒙之卦象。四陰二陽。而交錯不當。內剛外阻。而升降不相得。故動靜殊志。體用異德。欲行且止。欲流不移。此其所以爲蒙也。蒙之對卦爲革。比卦爲蹇。而變象亦隨其互交而異。其反則屯也。故屯蒙爲一循

環。一往復之象也。屯爲進。蒙爲止。屯爲升。蒙爲降。雖陽體而陰用。故其道逆行。乃陽中之陰也。氣自屯復故也。蒙者。昧也。蔽也。相隔也。有障也。其氣不揚。雖初生而功未大成。猶童蒙也。故雖往來而有所蔽。雖流動而有所障。其所遇之不時也。爲客也。爲境也。爲所值也。故如物之初生而蒙昧也。物生必化。極則反。理數所然。內互坤震。外互離。皆相雜也。雖內剛而不竟其志。雖交明而不得其光。此所以多變而不能自進也。故蒙者。猛而不克威。萌而不全育。處乎昏暗之世。而不能獨明。生乎蔽障之時。而不能獨達。乃受其累也。此觀卦而知象。見象而知意。必先擇其所得。而早爲之備也。蓋不能久蒙者。必求脫乎

蔽障不能安于昧者。必思致于光明。此將有所勗也。所勗維何。德行是也。

夫陰陽交而生化始成。奇偶合而功用始見。此全易之大則也。蒙以陽卦而陰用。陽爻僅二。與上爻以屯比之。恰成反例。則陽之舍升而降。實地位所限。以陽居上位。更无所進。欲不下達。將无所用之。此以降爲正用者。乃易之變也。以變爲常。則反順爲逆。故蒙之體用。成常變二例。而卦之氣數。成來往兩途。自卦言。常從下上。以順爲正。而自陰言。則從上下。以變爲常。蓋陰道逆行。河圖定序。陽順陰逆。乃得循環。以盡其度。而生化不息。故蒙卦爲屯之反。恰如屯之逆行也。然氣

逆行。而卦自順立。則其始終相殊。主賓不類。動靜各別。吉凶乃分。故言蒙卦恰如屯之反者。以屯之正順。爲蒙之變逆。氣所自至。理所至當。然非卦之罪也。如人占之。則宜于中。辨其主賓。知其體用。以定其順逆。而應其正變焉。故卦辭謂我與童蒙二人。以明主賓之異人也。而設來往二道。以判體用之殊途也。故觀六爻。各有二義。各分剛柔之當否。辨陰陽之宜否。一爻之中。有吉有凶。一事之內。有正有反。此固不獨蒙卦如是。而蒙則其首例也。以屯正蒙變。爲周易第一開合。爲一循環。世界之大。人物之衆。如此循環。以至無盡。而屯蒙先啟其端。此聖人立卦示其例也。苟明此例。則以後六十卦。皆可循是以得。

其道庶不至爲一象有所拘泥而无以通乎常變也。故蒙六爻之用。要分別其所屬而後可明其所指。若以爲與屯同者。則无怪其蒙矣。蒙者天道明者人道不先自明。安求發蒙。此觀象必知所先務也。以陽志升。處于不可升。則唯反而求之。以孚其志。此枉尺直尋之義也。故陽與陰交。而貴在合陽與陽應。而貴在孚。不合不孚。雖交不和。雖應不稱。不利且害。此君子所以重自反也。自反求諸躬。則得之矣。此蒙之爲教。而喻于童蒙。而明其有我在。爲童蒙師也。卦爻之意。固見于辭。而辭之未盡。又當求之卦爻。如蒙之陰陽交雜。而不當位。奇偶互錯。而不孚應。蒙昧无知之狀。障蔽難進之勢。亦足以曉然于辭之

所指。與聖人立教之所由矣。欲明其詳。當更讀夫辭。辭旨較顯。學者易于探索也。

蒙卦辭義。取蒙昧之象。亦萌芽之形。故蒙字上有草。下爲冒。而中藏豕。明其外爲草昧。上被蔽障。中如豕之蠢然欲動。以其內童騃而外昏暗。心蠢動而形粗率。草草然之象。昧昧然之思。貿焉求出。突爾以生。如草木之萌。其勢勃焉。如布襍之冒。其見默焉。如愚妄之畜。其行止忽焉。故曰蒙。而義則包被也。言水流山下。有所壓迫。生于地上。而不見光明。動于水中。而不克游泳。故曰蒙。猶人之盲目。或以物蔽其視也。以陽從陰也。以順就逆也。故暗行不得達。而茫然望其師。又如

草木生于土。油然而望夫日光。蟲豸行于山。殷焉望夫溫和。其生之未達。則所求也必切。其動之无僞。則所處也必通。故蒙之爲蒙。而不爲害。以其自安于蒙也。自安則亨。自知則明。此蒙之名。雖若不足。而其行也。亦孚于亨止也。孚于利貞。此彖辭之備三德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宣聖講義

此蒙卦彖辭也。本卦亨利貞。三德皆備。獨闕元者。以蒙爲屯反。陽而陰用。故元德不昭。而亨在前。利貞在後。不連舉者。以亨屬天道。利貞屬人事也。大抵元亨非人力所致。必天所予。利貞則人道之本。己脩

所及。故人事必先利貞。而天道則首元亨也。蒙之爲用。重在己之脩德。以時當艱隘。道當蒙昧。處勢之阻。行地之困。上无可進。前无可爲。故以積德爲宜。勵行爲本。利貞者。德行之基也。人占此。必先知之道。有隆污。行有順逆。達則進取。塞則反脩。此固天下之達道。世界之公例。而人尤貴焉。人而違之。將自失其憑依。雖有才美。弗克成也。故君子以數致用。以易立行。非有求也。將以免咎。非有貪也。將以全生。免咎曰利。全生曰貞。利貞之稱。君子所以成德也。故蒙亨天道。必由利貞致之。利貞不失。自達于亨。分爲始終。志夫道之順逆。別于上下。明乎行之先後也。蒙卦之氣。與屯相背。而數理亦如之。苟明順逆。則利

貞之進于亨亦一以貫之矣。匪我二句以蒙之道有順逆則其行也。有主賓。蒙之爲童蒙。此正也。而我應童蒙之求以爲之師。則變也。正變之間。主賓之異也。行變以爲主。循正以爲賓。此逆道也。逆而有成。故不違道。乃履夫亨。我不往求。童來求我。此固正道。亦由變之正也。人處亂世。遯逸爲正。即變之正也。故行乎變。而道不失乎正。此我不求童蒙。而童反來求我也。初筮告再三瀆三句。明蒙昧之世。人无所遵。必求之神。神告人以道之正變。而得循乎順逆。此有資于筮也。然神者不可瀆。猶師者不可狎。狎則不誠。瀆則害信。誠信之差。神不降臨。故初筮則告。再三則不告也。告者示也。示其道也。神者人之師也。

神以人蒙而示其道。必依于誠。人以神告而得夫道。必本于信。誠者不二。信者不疑。至再至三人。且疑矣。憑依以失。神人奚通。其不告者。非神不靈。人自亂其智也。故不告者。乃神道之至。亦人道之當也。童蒙求我。我猶神也。初筮之求。誠信皆孚。故蒙者吉。蒙而求者有獲。此君子正行也。而必始于利貞。見乎性清。性情之正。利貞之德。神人之通。童蒙之養正也。此聖人通天神而濟夫時窮。正教養而成乎童蒙也。我字指師。亦指聖人。亦指神。而當其位者亦指之。故稱我。而因有來求者。有蒙于前者。故稱我。求之道多矣。而最切者。唯弟子求師人之求神。皆以不知而求知也。故彖辭舉爲例焉。

又蒙卦六爻。唯二上兩爻爲陽。中隔一坤。亦如屯。而上下殊。則其道異。內坎外艮。坎爲陰。九二在中。是內剛也。陽以剛行。而止于艮。艮陽在上。陽明下照。故有亨象。而內剛宜利貞。外明宜達亨。上爲陽明。宜事神。下有其應。宜得聞道。此童蒙有求。而初筮得告。然陰陽雜處。上下不當。遠近相違。雖明于上。而下茫茫。雖剛在中。而外昧昧。故易于昏迷時。生疑猜。乃有再三瀆不告之語。明其決疑。不可自疑。去蒙不。可自蒙。必曉于正變之途。慎于順逆之道。以利貞之行。成明亨之觀。方不困于蒙。而能養其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宣聖講義

此釋彖辭也。言蒙以坎險而遇艮止。行知順逆。不泥于物。故曰時中。時中者。至道也。天下之至德也。人之所以成聖者。在乎時中。謂能以時而中也。執一則乖時中。故君子中庸。必以時中。時順則順。時逆則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初无所滯。而復不失中道。乃曰時中。蒙之能亨。即以行時中而永亨也。童蒙求我。乃志所感應。以蒙由變之正。由蒙而明。必兩相應。乃見其功。我不往求。而童來求。正因逆順道異。正

變情殊。以往易來。以明待暗。兩志相得。有如桴鼓。故曰志應。以行止皆當。遇合相從。无曲折逢迎之嫌。无委蛇追逐之累。故稱志應。而見蒙之所行也。初筮以剛中而告。以孚志應之義。人之與神。正如童之求我也。再三不告。瀆蒙者。謂瀆神爲自疑。疑則愈蒙。本求明而愈蒙。安用筮爲。故曰瀆蒙。爲其瀆而蒙也。如人有不知。師已教之。乃疑師言。而再三問詢。必愈趨愈惑。愈辨愈昏。此所以爲瀆蒙也。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一則不得二之。况再三乎。即卦象言。上下二陽。差相呼應。若更紛之。將安以合。神賴人誠。而傳其靈。紛雜之私。人无誠信矣。故初筮告。再三則瀆。而不告矣。蒙之所以用者。在此一耳。一也。中

也。止也。道以所以著也。合一與止。乃爲正字。中道以行。正義以守。此君子之于蒙。有所養也。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蒙之難者。以其雜也。其行之順逆。道之正變。不易別也。故必有養焉。養其用變爲正。處逆爲順。則由蒙而明。由童入聖。由人合天。斯易教之大旨也。而獨昭于蒙。以童之求知。惑之求辨。乃釋蒙之有養。則明夫聖人之功。在立人道。以盡其天性。故曰聖功也。養正者。謂養之以復于正。以其當變。或忘正也。以其當蒙。或不見正也。故貴在養。因蒙寓養。有上下之別。在上曰教養。在下曰脩養。皆蒙之所先也。而其義取于物之初生。得養始育。不得其養。不全其生。唯聖人位育。並天地生成。故養正之功。

稱曰聖功。猶之養生之功曰天德也。蒙而求知。惑而求辨。此養正之及時也。時而不養。則終蒙惑。養而不正。亦終蒙惑。唯養正之功。斯所以爲聖矣。此蒙彖辭大意。不外示聖人易教主旨。而最宜知者。則蒙爲處變以守正。順時以行中。誠己以敬于神。立志以明于教學。敦行以盡其性情。成業以達其道德。數者之義。概括彖辭中。而中庸紹述之。學者讀此。當並及焉。

宏教附注

此文所指最精。要細讀。蒙卦爲易經大用之例。易重在卜吉凶。測順逆。故蒙辭有初筮三瀆之語。皆舉例也。明易之所以致用。即本

于蒙。而六十四卦之變用。即首于蒙。蒙卽屯之反。合全易反正共三十六卦。上經十八。下經十八。以符周天數。此文王易之大序。而先著其旨于蒙。蒙屯兩卦。實一卦。屯爲陽之正。蒙爲陽之變。變則陰。故用陰。陰逆行。故蒙之行以逆。此後天異先天者也。先天无此分別。皆順行。後天則順逆並行。各有所宜。此 夫子明主賓之別。動靜之殊也。即按之用世亦同。時蒙昧已極。而我與童蒙所處異地。不可錯我爲童蒙也。若失其主。則反爲童蒙所弄。辭旨甚明。故以二求字。指主賓之用異也。而問神亦示其道。初筮告。再三不告。亦以蒙之易蔽也。蒙者。由人道以啟天道。若人道失主。則不獨不

能啟天。反受其蔽。故辭文明言之。而艮坎之合。尤見其進止之有宜否。此山下出泉。必待君子之果行育德。德行不足。泉之出山。將安爲乎。

又曰。此文所包最廣。而爲全易最要之例。上古人道立教之始。即此義。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設教。乃指卜筮以辨蒙惑也。乃爲開民智。非爲愚民也。而今人訛爲迷信。誠厚誣聖人。蓋不讀易。不知神道二字之義。以索隱行怪而疑神道。豈非妄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宣聖講義

此申釋蒙卦象。明人道之應天時。而有所爲也。蓋蒙之象。爲山下泉流。泉者水也。動也。山者土也。靜也。水在土下。靜居動上。此其爲蒙也。生而不暢。行而有阻。昧然未明。蠢焉未達。如物之蒙昧。而氣之不充。神之不用。則茫然無可爲。童然無所知。是欲動而未能進。欲明而不能見光。則其所持之不盈。所本之未足。必有其培育之道。牖啓之方。以反求諸躬。而實立其德。乃可以應夫時。以善其道。因乎地。以致其功。故聖人于此。而勗人以果行育德也。夫行有不達。蒙也。果則蒙挾而無不達。德有不充。蒙也。育則蒙開而無不充。以己所能。解時之困。超

地之障。則君子之道也。故果行以求明。育德以求用。明則无味。用則全生。此君子處蒙而不害。且因蒙而成其亨。以全其利貞也。利貞者。德行之始。亨者。德行之成。此果行育德爲蒙卦中必有之義。不獨君子所行。凡人道无不如是。設遇蒙而不果之育之。德行无成。將何以發蒙耶。蒙之爲昧也。將以求明爲障也。將以求通。通明之道。本乎德行。德行既立。則道行在我。用成在時。而動靜咸宜。水土自在。不相悖也。故比之童之求師。人之事神。有其指引。則不罹于險。得其訓迪。則不困于蔽。故聖人因蒙而以神道設教。以服天下。爲神之歆。有德主有誠。誠信既孚。德行不爽。則人能通神。童能繼師。出坎而登。拾良而行。則蒙亨之象。正猶屯之全德。而有坤之厚。離之明。爲光爲用。恰得其時地矣。故君子一語。易之教也。人道之綱領也。世有治亂。數有通塞。君子履之。毫无所滯。此象辭之旨。示人以處世之道。而指其順逆之途。告人以應時之方。而歸于利貞之行也。

宏教附注

蒙爲離宮四變卦。屯爲坎宮二變卦。二與四對。二卦皆二陽四陰爻。而屯以陽爲主。故從陽爻之二。蒙與屯反。以陰爲主。故從陰爻之四。此二卦之別。有順逆之分。及內外之異。凡卦皆然。皆取相對而成循環。故離坎二宮。二四兩變。相次之屯蒙。爲後天循環之第

一例。學者必留意焉。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宣聖講義

此蒙初六爻辭。明初爻之用。而指所宜也。以蒙之求明。蔽之求通。則有動也。必先發蒙。初爻之動。乃發蒙之始。猶夫无知之衆。初得所啓引也。故曰發蒙。其所及于蒙者。尙微。不過發之而已。而利用刑人。刑以警有罪。正所以發蒙也。罪人必由无知。以蒙犯法。其害必至困頓。唯以刑正之。使知其罪。而悔其行。則蒙發矣。故利用刑人。非以桎梏人。乃爲脫之也。說脫古一字。皆出也。刑其一。則其餘不罹桎梏。刑其

往。則其來不罹桎梏。是刑之。卽以脫之也。桎梏者。蒙而至于困頓也。蒙之甚矣。唯刑以發之。使脫桎梏。不再蒙也。此法之正。而刑之仁也。古者刑人。必寓其教。殺之所以生之。罰之所以全之。皆仁也。于刑爲義。義者仁之用。仁者義之體。由事言之曰義。由心言之曰仁。刑一而衆得全。刑今而後得生。則生全之德。刑之所予。故爲仁也。而事則義。故曰利用。利者義之和也。以刑成其生全。變也。義也。變而反于正。逆而同于順。此蒙之道。而刑之旨也。利用刑人。成其發蒙之用。用說桎梏。成其生全之功。在夫因變而不失正。行逆而不悖順。此經權之道。而有主賓之分。故不可往。以往則吝。以其不同于常情也。雖有行動。

不可以往。必待自至。此蒙之用。象童蒙求我也。雖自我發之。而不及往。往則吝也。往有二義。去也。既往也。刑法不能自刑。故不往。刑罪不追。既往。故不究以往。刑之爲生全。皆責其來也。其往吝。不亦宜乎。吝者。不正也。不宜也。不直也。故發蒙。不以往取吝。而重在順逆之辨。常變之分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法以率衆。正法以發蒙。俾民有遵也。蒙初六。以用致功。而寓教于刑。寓德于法。刑立則教舉。法行則德成。雖言刑

法。實明德教。德教者。所以發蒙之具。而不直用德教。則變逆之所爲也。故曰。蒙道與屯反。以賓主之異。時位之差。不得不反。反而仍歸于正順也。故必先自返。而果行育德。蓋立人必自立。達人必自達。人蒙而我欲發之。不先自明。將何發哉。故刑人者。必自守法。而用刑。即所以正法也。民之所服。必自此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宣聖講義

此蒙九二爻辭。明其用之得當也。九二居內卦之正。得陰陽之均。陽爻陰位。剛行柔應。兩相配合。乃爲吉也。包蒙云者。蒙之言蔽也。如物

易經講義 卷之三
被裹也。包者，蒙且裹也。凡物之蒙，必有其因而包蒙，則以外有所裹也。蒙卦大義，以陽從陰，陽在外則包陰，九二陽居陰爻，亦包象也。而全卦九居上位，爲蒙之得名，皆陽在外也，而不言包者，以外卦之陽，自然成蒙，獨內卦九二陽居陰位，陰裹陽氣，兩相環繞，乃成包蒙之象，故包蒙之稱，以其在內卦也。雖包而蒙，如物相縛，展轉相逐，有不離之意，故包蒙仍吉，不以其蒙而少之也。卦爻之吉凶，恆視夫剛柔之得否，陰陽之乖否，不皆泥于辭也。蒙雖多吝，而包蒙則吉，全卦多不宜，而九二則有合，此卦爻之異，即剛柔之差也。陰陽相抱，是謂之包包，即抱也。古本一字，抱蒙之義，如上述，而其象則有如母之抱子。

鳥之抱卵。又如夫婦之和好，雌雄之匹侶，相從不二，相合以生，此其所以爲吉也。夫包蒙者，一剛一柔，一陽一陰，相抱相親，正相投契，猶彊者之羽翼懦弱，智者之提挈昏庸，以過劑不及，以多益寡，以能濟不能，以中教不中，則天地之要道，人物之大序，禮之所制，情之所諧，爲德之成，爲行之至，則其吉也，不亦宜乎。故雖蒙而不害于蒙，雖包而反益于蒙也。此包蒙之蒙，以九二之正用，而得相濟相成也。故喻之于夫，則應納婦之吉，喻之于子，則有克家之才，以其正相求也。夫以求婦，婦樂其夫，家以望子，子大其家，皆相應相感也。蓋以陰陽合德，上下同心，貴賤合情，內外同志，則蒙者得所保育，而昧者依其提

撕此包蒙之功。猶蒙養之道也。故曰包者抱也。猶抱子也。世之最親者莫若母子。最愛者莫若夫婦。而母之于子。不以蒙而棄之。夫之于婦。不以昧而遠之。而蒙者得教。乃克承其業。昧者得保。乃能孚其情。故納婦必吉。而育子克家也。克家者能承親之志。任親之事也。父母之保育其子者。必望其克家。而子之報其父母者。亦必以克家爲志。此教化之始。成德達才之基也。而蒙九二寓其義焉。則聖人重家教之微意也。家教者始于夫婦。成于父子。蓋人倫之本。人道之初。孝順之道也。蒙卦全德。在明順逆。不順則逆。反逆即順。故蒙之无知不足。憂唯无教之憂。蒙之逆行不足患。唯其順逆不分之患也。故包蒙之

象。在首明教于家人。而家人之成德達才。卽聖人蒙以養正之功也。此爻辭之義。全取抱持與包涵之意。唯抱持乃親之。唯包涵乃愛之。親之欲其生。愛之欲其成。包涵其蒙。而啓迪于无形。抱持其蒙。而養育于未明。此唯家人父子之間。足以盡之。而德有所應。道有所同。則生者必全。成者必達。皆感之所應。致之所至。理之順也。情之宜也。象曰。子克家。剛柔節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節者發而中節也。陰陽相當。而包蒙相應也。故曰剛柔節也。雖指子克家一句。實括全爻辭也。而因子克家。足明其

相得有功。子能報恩。則父母之教不辜矣。以見陰陽相感。恩德相報。人道之本。天理之正也。而包蒙之辭。尤見其道之廣大。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以其不棄蒙遠蒙。而包涵之。抱持之。以生之成之全之也。則其所得者。亦必如之。聖人以此立教。而首自家教。其不僅爲釋卦象也歟。

宗主附注

蒙者氣數。演蒙之辭。則人事也。人事必順天時。而定進止。故聖人假蒙以立教。因蒙以明數也。蓋人事自有順逆之分。果當不利之時。必求其所利之道。不得無備于平日。而希僥倖于一時。故天數

如何。皆以人事應之。趨吉避凶。去蒙就明。乃人道之本旨。亦易教之大則。无問天時否泰。運數剝復。其所處之宜者皆吉。不宜者皆凶。蓋所謂吉凶。皆人事宜否所致。不以天時爲咎也。此人道爲濟天之窮。而見人事之重要。非僅空言休咎已也。讀易者必先知此義。庶毋悖乎聖人立教之微意耳。

又曰。蒙卦爲上艮下坎。而其關係卦則有屯。有革。有家人。有復。蓋一卦有先後天之殊。有升降之別。有比類。有對偶之差。卽如卦爻辭。九二所謂包蒙子克家。爲其有關各卦之義也。以艮之先天對兌。而後天變巽。艮之後天對坤。而其本位爲震。此包有地雷復之

象也。坎之先天爲坤。而對離。故有風火家人之象。而其正對則澤火革。以山澤水火爲八宮正對也。故有革復之義。子克家。克者。革且復也。家家人也。納婦亦屬家人。而兼同人之象。以天火之關先後天也。艮之位也。坎之對也。故不曰成家。而曰克者。以其有所革有所復。猶克己復禮之義。克乃復也。釋文謂剛柔節也。節亦作接。其義通也。凡有節者。必有所接。必介于兩者之間。如竹之節。爲上下接也。以蒙九二。陰陽在抱。剛柔相接。而得其度。乃不失其節。以不過也。又无不及。恰得其中和而合好。恰得其生全而感應。如夫得賢婦。家得孝子。雖蒙于先。必明于後也。故有克義。而重在包蒙。

包而得中道也。故曰包涵抱育。皆由仁德成之。則所化者。亦賢孝矣。慈孝相承。和順相應。一家之福。即人類之幸。此聖人言教。必始于家。而言治平。必始于齊家也。家道成。而人道立矣。則蒙養之爲聖功。于家教尤可見焉。此九二之吉。實大吉矣乎。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宣聖講義

此蒙六三爻辭也。凡卦爻吉凶利害。關乎陰陽分合。如蒙九二。以剛柔相得而皆吉。雖蒙无害。至六三則不然。三爲陽位。六爲陰爻。處內卦之上。失應承之時。故不利于行。以其不相得也。爻辭所稱。蓋明其

不當也。以陰行陽。陽之微。遇陰之盛。陰不自巽。而藐視乎陽。又遇陽之游氣。浪蕩牽引。乃使陰不自固。易失其守。是以比之婦不守貞。而羨金夫也。夫婦者。從一而終。貧賤不怨。此所以爲貞也。貞者。信也。固也。守信自固。乃婦女之德。今六三之象。陰蕩悅陽。不有其德。猶婦女之不貞。但求華富美好之欲。而忘其潔靜之身。則爲之夫者。其得家道之正乎。故不用取女也。娶妻之娶。古同取。娶女而逢蕩婦。則夫婦之不和。可以預知。不用取女。正以女之失德也。蓋六三之蒙。女之昧也。艮之變巽。有女而无婦德。以金夫之可慕。忘玉體之无玷。乃以躬徇財。以行逐欲。蒙之又蔽。陷之彌深。其嗜慾之所極。則亂家亡國。而

有餘。初不止。夫婦之失和也。故曰无攸利。言无所利。則有所害。利害相隨。害之所至。必因物欲。以欲求物。害莫大焉。然不曰害。而曰无利者。正望人之自遏其欲。而勿迷于女色也。辭以示教也。勿用者。禁戒之語。雖有來求者。亦勿近也。爲其蒙之甚。而不能自育其德。此則貴我之行果。果以絕之。則不致害。不過无利而已。絕之不果。而溺其色。則將隨而喪身辱家。寧止无利已哉。此聖人未盡之意。在言外矣。以六三之不得應。而上九之不相配。故成此象。陰原樂陽。而必出于正。今舍正道而求私情之通。是逆也。不順也。陽者上行。陰者下降。一升一降。乃成悖逆。故妻背其夫。而別貪所好。此卦爻本義。亦人道之變。

也。變者貴反于正。六三愈變愈離。其逆可知。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言失其順應之正也。以其逆于道。悖于德。而徒求其欲。則柔中濮上之行。將何以善其後哉。此有戒于取女者也。夫人之情。必正于性。方爲中和之德。天地之氣。必依于理。方孚陰陽之道。乾曰：利貞者。性情也。貞以爲利。則性以制情之道。果不貞。安有利。果忘性。安正情。情欲橫流。乃滅其性。貞節不固。乃失其利。故六三之无攸利。以无貞也。屯之所以爲順者。女子貞也。蒙之所以不順者。女不貞也。

不貞之女。乃害其家。則无攸利。必慎于其始也。以失貞德爲亡本。本亡則生不全。蒙之初生。先折其本。將何以自全乎。故不貞。又不獨女子之害于而家也。人之不貞。喪身敗名。政之不貞。失國亂世。皆以蒙昧之極。徒知徇情逐欲。更无求明之心。逆行倒施。以迄危亡而已。故六三之占。乃蒙之過。而無論何事。皆不利。以其行之不順。變之不復于正矣。

六四困蒙吝。

宣聖講義

此蒙六四爻辭也。本爻似九二而大異。包與困殊也。困蒙者。蒙而困。

也。六四以重陰值時。而與九二不接。以下卦之終。交上卦之際。而與初爻不調。困于陰鬱。不克自明。雖居艮止之基。而忘靜止之義。徒以自困。不脫于蒙。斯爲吝也。蓋困者。必求通。蒙者。必求明。六四非當。無師之教。無友之輔。困而不達。蒙而不啟。則雖有心。徒爲虛願。不得其道。則無所適從。不遇其合。則無所導引。此困蒙之爲吝也。凡稱吝者。必其嗇而不達。滯而不通。或吝于道。或吝于德。或吝于天。或吝于人。皆道之窮也。往之不能進。退之不能已。彳亍踟躕。莫或爲力。此所以成吝也。以處夫否塞之秋。逢諸險阻之地。欲行而難步。欲止而難息。心擾擾焉。無所可否。志碌碌焉。無所從違。如人之吝惜也。故曰吝。以

其事之可恥也。夫蒙而困。自貽伊戚。其吝也。乃其自誤。蓋處蒙而忘求明。求之而不得其道。渾渾噩噩。驚于虛遠。泄泄蠢蠢。不知實踐。乃自墜于阱。自觸于羅。不得振拔。以終困焉。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獨者。己之過也。遠實者。蹈于虛而忘近。驚于外而昧勢也。故其吝也。不亦宜乎。此聖人教人處蒙之毋自困也。本可不困。因自用而困。本可脫蒙。因務虛而蒙。此吝之爲自作孽也。

六五童蒙吉。

宣聖講義

此蒙六五爻辭也。蒙卦陽從陰行。其正位爲五爻。而當應則二爻。蓋二爻爲內卦正位。反屬九。五爻爲外卦正位。反屬六。則六五爲坤之外。九二爲乾之內。坤外乾內。乃陽內陰外之象。故六五雖正而非當。以陽逆行從陰也。然六五雖不當。而仍主全卦。蒙彖辭曰童蒙。此爻亦曰童蒙。可見其爲主象矣。蒙者皆當作童蒙解。而六五一爻尤稱。故與蒙辭同。蒙之言童。非終蒙也。求父師之教育。以復其明。則不蒙矣。故童蒙爲吉。六五既主全卦。得位之正。有時之宜。而內有九二之應。又在艮止之中。得靜思之旨。雖童蒙仍不乖于吉。以童心無僞。童

行無詐。直以爲德。厚以爲用。雖蒙猶賢。此比之稚子不失天真之時。雖其行不彰。其功不大。而順夫所生。守夫本分。則其所成必良。所動必正。有師保之相。得教育之資。則其生全之德。實天所予。而生成之道。亦時所爲。順天應時。安居默行。雖初爲蒙。終必大明。故爲吉也。夫童蒙之名。與其實孚。則內行無虧。天真之美。赤子之心。不爲欲誘。不爲物役。純然初民之時。混沌未鑿。雖善惡未判。而仍爲善。以無惡則近善矣。既悠然無爲。淨焉無私。則本乎行言之真。息乎生樂之域。初無所貪冀。无所伎求。則无吉凶可言。而仍不離于吉也。故曰順天者吉。順而不與時忤。不與物害。則其吉也大矣。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六五陽不自剛而下從九二陰不以阻而旁挈六三陰陽相從剛柔相應。故成順巽之象。正如童蒙克率父師之教也。人類之吉者必居上而自卑處貴而自賤不驕其位不恃其才。方得人之悅服而能受其教益爲其克順以巽也。六五處外卦之正爲全卦之主而能以陽從陰以上禮下雖蒙于陰而順乎勢雖居其位而能巽其行故有順巽之德而得占爲吉也。艮變對巽乾易爲坤皆順巽之義蒙卦之用皆以順爲正而有逆者亦必復于順有變者

亦必反于正不乖順正則蒙爲吉否則凶矣。故蒙有天道有人道人道必以利貞爲本。故六五以順巽爲吉。即彖辭全章與象辭總釋其義皆于此爻見之。彖辭之蒙以養正象辭之果行育德則此爻之所以稱吉也。唯其養正則童蒙可克家。唯其育德則利貞達于蒙亨。故重在人事也。此聖人易教之始義。雖祇童蒙吉三字足以喻全卦之用。占之者當知所宜矣。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宣聖講義

此蒙上九爻辭也。蒙卦辭旨不外以明啟蒙以人濟時。此聖人立教

苦心非徒演吉凶利害也。故講蒙之用。輒引屯之義。以屯爲反也。講蒙之道。輒指革之義。以革爲對也。反者使知求己。對者使知鑒人。求己則知所得失。鑒人則明其逆順。无非欲解蒙釋惑。而就于昭昭。定危扶顛。而措于安安。以人力致其功。以天時見其效。故六爻之辭義。皆主于教育。而未以其蒙棄之。或責之也。蓋人之稱三才。以能位育也。位育者。不分所施之大小。所受之厚薄。一體同仁。是天地之心也。然亦有說焉。天地好生而不去殺。聖人好仁而不去兵。則裁者宜培。傾者宜覆。天之道也。善者有賞。惡者有誅。人之道也。教而不改。則求于刑。示而无傲。則加之伐。以申法紀。正行爲。安良民。定邦國。不能不

寬猛並用。恩威兼施。觀于上九擊蒙之辭。可以見人道之有權矣。夫蒙皆以教覺之。以德養之。其過者以刑正之。此前各爻辭之所指也。未有以擊之者。而上九則竟言擊蒙。蓋亦有不得已之道焉。以教之不聽。養之不化。刑之不改。恩无所施。寬有所限。則不出于擊。必受蒙之害。處可擊而不擊。猶可教不教。可養不養。可刑不刑。自失其道。乃終于蒙。此擊蒙之宜于時矣。非蒙之慮。而唯擊之貴。以一擊則蒙解。而道乃明。正如盜匪來寇。必有一擊。而後足以自免也。故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言禦寇者。擊蒙之事也。夫寇者。爲人之害也。而禦之所以止其害。而保其民。除暴以安良善。

仍蒙養育德之功。故上九以禦寇釋擊蒙之義也。上九以陽居上位。高而有所矚。剛而有所爲。以陽傲陰。上臨下。此執政之位。而戡亂之時也。既非家庭教養之時。亦異師弟教學之事。當其蒙者。既非刑罰桎梏之喻。亦非瀆狎不告之倫。則戒之不宜輕。禦之不得緩。此擊之所急。而禦寇之不遑矣。以居其位。乘其時。不太過。以徇蒙爲非。不不及。以包蒙養患。彼非童蒙之無識。亦異困蒙之無能。縱之則害及國家。容之則擾于衆庶。此蒙之甚。至于爲寇。焉得不擊之。禦之乎。况人道者。應時順天。以期于平。逆則求其順。變則求其正。順正之道。乃易教之大則。以蒙而爲寇。逆之至也。變之劇也。不有擊禦。將奚以順逆。

而正變哉。若處蒙寇之時。而忘擊禦之備。已悖矣。再隨其蒙。而自爲寇。則尤悖也。故上九之占。祇利禦寇。而不利爲寇。爲寇自悖。且害其身。寧止不利耶。以時雖蒙。而當擊。雖寇而當禦。則不當者。必有害矣。故辭明其利。而隱喻其害。蓋以示順逆之道也。順乎擊禦。則利。逆而從蒙。寇則害。主客既分。吉凶自見焉。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上九陽極而下。剛健而行。以正逐邪。以明誅昧。道合上下。事理之順也。且蒙卦以止乘險。以常御變。其道異屯。其類

近革剛以從柔。上以從下。義之所當。自成時宜。各爻皆以主賓並論。明昧相比。以先自貞而後亨利。以先育德而後正人。故不失其主者。蒙之道也。聖人以此安天下。保民人。立教化。移風易俗。除惡全善。而歸于通神明。全生順性。成德達道。此其辭之曲折比譬。各有所指。非聖人苦心。安能與于是哉。說者以爲蒙昧之秋。人將无可爲而自棄。或以爲蒙蔽之世。人將无所辨而自暴。忘其啟蒙之主。正蒙之師。而比于頑童。效爲流寇。則其爲害。寧有豸乎。故蒙者。生之始也。必有以全之。遂之。乃无戾于生。而得其道。此辭之諄諄于順與正也。順正之辨。須合屯以觀之。而權變之途。則在參夫革卦。此由象之自然變化。

即人道之所爲準則者也。讀者審之。

宗主附注

按蒙卦稱蒙以養正。而頤卦亦稱爲養正。足見二卦有相通之義。蓋蒙爲艮合坎。頤爲艮合震。皆取艮在外。得知止有定之道也。坎與震皆一陽在內。坎則陽得中位。震則陽出地上。皆本升動之用。而得合艮之靜止。是明示其道。在能順時自止。以全其生也。故皆有養正之稱焉。讀者合頤卦觀之。則更瞭然于蒙養之教矣。

又曰時勢變遷。氣數隨易。一卦六爻。時三位四。爻有爻用。卦有卦用。皆隨時位變化。故蒙卦自初爻起。一爻一象。各不相同。而迄上

爻情勢更異。此卦爻大例。于蒙尤爲明析也。蓋蒙賅順逆之道。有主客之分。以時位之差。成轉換之象。此氣數使之。而人事則宜注意。所謂隨時之義也。

需卦三三

乾上
坎下

宣聖講義

需卦卦象。上坎下乾。爲四陽二陰卦。陽多從陰。以陰貴也。陰先于陽。所謂二君一民之象。謂陽尊陰賤。今尊者卑。而賤者貴。是反乎道。而陰以少成貴也。陰少而在先。陽衆而在後。即君多民少之象。君陽也。民陰也。上下之差也。而非關乎卦位。以卦之體言也。卦以陽少爲陽。陰少爲陰。以少御衆。卽以君御民之例。然陽卦以陽爻之奇。陰卦以陰爻之偶。就三畫卦言也。若合之。則恆反其陰陽。陽反成陰。陰反成陽。亦極則反也。需上坎下乾。皆陽也。而合成需。反爲陰卦。乃因陽多。

陰少故也。此雖就六畫卦言。而以八宮卦屬論。亦如是也。需者坤宮之卦。游魂之氣。以坤游于乾也。下之訟卦。則乾宮之變。而離宮之游魂。以離氣游于坎也。故乾坤離坎。四宮相通。先後天之位同。先後天之用變耳。需以坎乾合。曰水天需。坎居乾外。水在天上。以水上天。爲雲爲雨之象。由地位辨也。故需字上爲雨。乾天也。天者覆下而四垂。雲隨天覆。下垂成雨。故需字下從而而乃天字之形。亦覆而下垂也。古天字篆作天。其字形如卦象。觀字可知卦矣。需卦六爻。二陰四陽。初二三五皆陽。四上爲陰。內卦皆陽。外二陰一陽。由卦之本體言。上下皆陽。由其合言。有純陽與變陽之異。坎爲中男。陽之變也。以乾交

坤所變也。坎雖名陽。而後天代坤。故爲變陽。非如乾之純陽也。然上下相當。先後天之位相對也。以陽合陽。而變相得。故卦雖過。而不失于中。則由坎之上于乾。孚陰陽交用之義也。陰以上升。陽以下降。爲交用之正。如泰如既濟是也。泰以天交地。既濟以水加火。皆得交用之正。而成和也。需亦如之。乾猶離也。坎猶坤也。故需與明夷。與泰既濟相似。而訟與晉。與否未濟相類。以乾坤離坎相交爲和。相背爲戾。需與明夷。猶不失其和。若訟與晉。則戾矣。此因上下卦之序不同也。而需者本與訟反。與晉對。反者爲往來。對者爲匹敵。各不同也。以坎與離。坤與乾。相對。而坎乾與乾坎相反也。凡反者一卦之反。如屯與

蒙也。需反爲訟。訟覆成需。二卦祇一卦耳。以上下易也。然上下既易。則德用不同。其序已乖。則分合乃別。需與訟相差。即在此反覆間也。夫需之象。陽多陰少。陽急求陰。與屯蒙相反。屯蒙皆四陰二陽。而需訟則二陰四陽。亦恰相反。故屯蒙爲陰求陽。而需訟則反是。陰以少而難應。陽求則有所求者必急急。急則必爭。故需後爲訟。需求也。訟爭也。而需之所以爲求者。以陽之所需也。夫陽者氣也。道也。神也。陰者質也。物也。形也。以多求少。則求者切。而供之者亦迫。此需之所以爲求也。然人物之生。所需之最近者。莫過其生活所用也。如飲食衣具。居室之類。其至切者。飲食也。蓋比人之初生。他无所嗜。唯欲乳耳。物

生亦然。以所需關其生命也。屯蒙其始生也。則繼之者。生之所需。故需次蒙。而以見聖人全生之道也。生者必有以全其生。育者必有以成其育。此聖人于民。必先利用阜生也。民若失其所需。則安能生哉。故需者求也。陽求于陰。明有求于物也。物以濟人之生。成人之養。是物者。天以生養人物者也。百物皆然。而有所需者。有緩急之別而已。以需者須也。須者待也。待其所急而予之。須其所欲而付之。此需之爲應乎求也。而因象以見焉。故反陽從陰。因情辨物。此需之道也。聖人人情之至也。不能矯情以生。不能徇物以欲。則有待于需道焉。需者審所需而後與之。辨所急而後待之。不戾乎情。不乖于性。不忘于

物不逞于欲。是格物致知之道也。需者格物之道。訟者致知之道。此大學始教也。故大學言格物致知。而及聽訟也。此教義一貫者也。而後人多忽焉。不研易象。何以知其故哉。

需卦象。既以坎乾合成。而皆得半。是水天一氣。兩在空中之象也。其所變化者。有關夫兌與離。二至四爲兌。三至五爲離。合之成睽。以上下相距也。兩在空而未及地。亦相離也。則有所盼望之意。如旱之望雲霓也。夫物之初生者。唯苔與草。而其所養者。唯雨露與日光。天生之以成物。復與之以爲養。不外于日光雨露也。无此則不生。不養則无物。是以物之所需者。日光雨露而已。日光爲陽。乾也。離也。雨露爲

變陽。坎也。兌也。需象以二者合成。純取義于是。而以見天之生養萬物。與物之待天以生以養。全由乎陽氣之和也。以氣化言。乾陽化離陰。坎陽含兌陰。以陽變陰而成相得之物。然陽者表也。陰者內也。陽已在也。陰未來也。是陽有盼于陰。而不能不待之也。如物之待日光。雨露。必因時而後得也。有其一者。未必兼其二。有日光者。則盼雨露。多雨露者。則盼日光。皆不免于待。因待成需。因需成卦。此聖人示人以生生之道。而明乎生養之不可苟也。天固生之養之。而必有以調之。不調則生者反死。養者反害。如過浸則腐。過旱則焦。腐與焦者。非不養也。失其調也。非不生也。失其道也。故曰中和者。天下之本也。唯

道乃中。唯調乃和。需也者。中和之則也。兩在天上。則不失于浸。日承水澤。則不失于焦。而萬物皆以生以養。以全以成。不復負于天。不復戾于道。此需之所以爲需也。蓋過者非需。不及者非需。過者太多。不需而畏。不及太少。不需而怨。畏者无義。怨者寡恩。故仁義之道。无過不及。乃真需也。不生者不需。已死者不需。生而未死。乃誠相需。故需者。有必需之道焉。有宜需之道焉。有恰需之道焉。以合中和是也。此天下之本也。生化之序也。因乎二氣之感。依于兩卦之合。乃見需之義焉。非徒以明夫吉凶。察夫利害也。

就卦理言之。凡物之所養所求者。必因其所關重要。而莫能自己。乃不得不需之也。如人之生。食飲所需。衣服所需。居住所需。生聚所需。德業所需。皆視其必要。而後名之爲需。若可有可无者。非需也。不獨不需。或反拒之。以其害于身心。累于家國。則不得名之需也。如奢靡之嗜欲。浮夸之習尚。邪僻之風。奇巧之物。誨淫誨盜之業。誘奸誘惡之器。所以害民德而損民生者。惑民志而毒民命者。皆不獨不得爲需。且當屏棄勿近。不獨不得有需。且當禁制與接。此即節欲善養之道。而中和之至。性情之正。夫人之所以立爲道者。卽在此義。果不需而需。非需而需。則乖夫易之需。而人欲橫流。天理滅絕。所謂生者殺之。養者鳩之。以速其生命。而趨于死亡。則天道已毀。人道已斷。更何

需之爲此乖平生養之厲災也。君子之所戒焉。故于需卦取本于乾。欲人之朝乾夕惕。而戒懼情欲之害。以保乎性命之正也。取則于坎。欲人之履險蹈危。習坎阱而不陷。指水示信。知坎窞而有常。以合乎中和。而達于道德。是需卦理以數著者也。人之所以別于善惡者。非生之殊。乃習之異。故習坎知險。爲一生之戒。非性之差。乃情之誤。故正性明乾。爲終身之憂。乾惕以節其情。而需以正坎險。以比于欲。而需不迷。則需之道得。而人之生全矣。成己足以成人。成身足以成物。則需道之推廣。即達人之功。格物之業也。物至知知。人道所始。豈僅養生已哉。而无物不得其生。无物不得其養。不悖不害。寧有他哉。

天下共生成于需。无一物之失所。比諸乾元大生之德。亦无讓焉。此需之爲人物生養之正。而天地生化之原也。與。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宣聖講義

此需卦彖辭。明需之大用也。需以有需而得名。則其孚也宜矣。孚信也。合也。相得而相應。有和而有成。乃其德之昭于外也。蓋需以坎合乾。以雲上天。天水同氣。陰陽相協。雖陽衆陰絀。剛內柔外。而情之相望。志之相投。乃成相需。以稱有孚。是其效也。有孚之象。莫大于風澤中孚。內陰外陽。陽衆陰少。以陽包陰。而相銜接。是曰中孚。言中之陰。

與外陽孚也。今需之孚由于是陰下孚陽上下相抱。陽上望陰內外相承。故曰有孚。言其有類中孚也。然中孚孚之至也。需以坎從乾。非全孚也。故曰有焉。以需之相需也。非立和也。有待于時。非已孚也。有至于孚。孚者必相抱相親。如鳥之孵卵也。而需則待抱待親。故曰有孚。氣動而有阻。位立而有待。如雲霓在望。而雨澤之將濡也。故有孚者明其必有合也。夫以陽求陰。以水之信。應天之春。春水相生。萬物羣育。則孚者天之所以化育萬類也。无陽不生。无陰不育。生育之合。乃需之用也。以需之從乾變也。乾主大生。需以全之。乾主大始。需以育之。此猶乳養其子。培潤其孫。合之則生成。分之則夭折。故需之用。

從乾化也。而因坎之阻于險。羈以時。故有待焉。然德猶在也。以克遂其生也。故曰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光者元也。元而見者曰光。陽之昭也。日之明也。元陽本不見。而光則可見焉。曰光不曰元。明其用之見也。光亦似元字式。以爲元而非元也。元則其體。光則用也。光亨猶元亨也。以乾在後天易離。而爻中又互離。天以日明。故以光亨稱也。貞吉者貞也。而加以吉。則貞德之用于事矣。貞本賅吉也。利涉大川者利也。而非全利。唯涉大川之利。亦如坤利牝馬之貞也。此本乾之四德。而大小殊。內外異也。乾上遇坎。天而逢水。故利涉大川。以水天一氣。而德用同和也。以利涉大川。明水之利物。雖有阻而不阻矣。夫乾

之爲德全也。而需則有限。貞吉矣。而利止于大川。亨矣。而元見于光。則需之用已明明矣。以需者。應求而予之也。生者。養之。形者。育之。非自生也。非自形成也。故德及于養育。而不加于始。不先于生成。猶鳥之已有卵而孵之。已有雛而乳哺之也。其用在生之次。成之既。而其象爲日光與雨露也。日以暄之。水以潤之。以遂其生。培其成而已。故稱光以代元。稱涉大川以示利。光者日之德。陽之用。川者水之德。陰之用。陽生陰成。不外光熱與潤澤也。而需之所本者。即此。故四德雖具。而功用則殊。此固卦象所限也。而辭尤申明之。利涉大川。固爲潤澤之功。尙有舟楫之利。固爲浸漑之用。尙有渠瀆之宜。蓋水之用大

矣。如溝如池。如江如海。生物者所賴。儲物者亦有所宜。防物者亦有益。故水利之廣。不獨爲潤物已也。更有進者。則天空雲雨。莫不蒸于川澤。人生飲食。莫不汲于泉源。而以制火之災。生木之德。平調燥濕。防護城闕。其利之多。未可盡述。則需之利涉大川者。其爲大利也乎。川者流也。川流不息。上下皆見其利。此雲雨在天。而應見于利涉也。涉者相及也。連接也。度也。而以利言者。言利所及也。不獨爲渡舟之喻也。以需之象。固以水在天上。則水之利。當普及天下。非止于一川也。此所以稱四德之全。而畧別其用也。

夫需之爲道。因性情之正。嗜欲之宜。而後見焉。故曰需有孚。光亨貞

吉明其必本于真正以爲利。必因乎中道以爲亨。而非中非正者。不足用也。反乎亨吉者。則吝也。凶也。吝之不亨。凶之弗吉。人所知也。而不由中正則吝凶。人或昧焉。蓋未明需之道也。以需者情之見也。欲之達也。情見乎外。欲達于物。而後有需焉。苟失中。則情馳而忘其性。苟乖正。則欲恣而害于身。性忘則吝。身害則凶。此亨吉之與吝凶。純係乎中正之與否也。辭曰。有孚光亨貞吉。雖明需之德。似于乾坤。而示需之道。却重于中正也。有孚者中也。貞者正也。有中孚之道。全貞正之行。乃合亨吉之占。否則戾矣。故需之爲需。必先審其情欲。而辨于物好。必先固其性德。而察于是非。必有孚而後光亨。必克貞而後

吉亨。吉亨者。天道也。孚貞者。人道也。人道不至。天道反常。人道不違。天道斯應。誠以需之卦合乾與坎。內剛外險也。夫情之急者。殺人勿恤。欲之甚者。暴天不惜。故罪惡之成。必因情欲。而咎殃之啟。必緣物好。爲其生于情。發于欲。易鄰于惡也。設无以節之。其害不勝言矣。如水之溢也。如火之焚也。水溢乃傾隄。火焚乃燎原。其始也。涓涓之流。灼灼之燄而已。其終也。不可遏止。以挾其剛而行于險。則其蹈危伏禍。亦事勢使之。故彖辭曰。光亨。明其爲火。使之有光。而勿燎物。曰。利涉。明其爲水。使之克濟。而勿溺身。此需之大用。亦人生之大則也。苟不以性約情。以德却欲。則中正既失。禍殃無窮。殺衆以快其私。毒物

易經講義
以窮其慾。則天地生化之道絕。而人物長育之道乖。寧復有需用哉。

宗主附注

人生於天地間。其有身也。與萬物同。而必有以養之育之。以全其生。此不易之理。必然之數也。若有生而不育。有身而无養。不獨无以全其生。亦无以延其類。譬諸小孩。无父母保護乳哺。衣服溫涼。鮮不夭折。小孩夭折。何以延其宗。人類滅絕。何以位天地育萬物。則世界不幾混沌歟。故有生者必有養。有養乃克全其生。是生養之道。一貫者也。若養不至。謂之无生亦可。天地主生者也。而亦主

養。生之養之。天之道也。人之事也。取天之物。而供其養。是人事也。故天生萬物。生養俱備。而何生何養。則待人之自擇。不獨人也。物之有知者亦然。虎狼食肉。蛙蚓飲泉。各爲其養。而遂其生耳。是養之于物。亦不可一時缺。唯人類尤貴其全焉。以人貴于物也。所謂全者。不獨芻豢悅口。衣裳蔽身。居有其居。行有其道。唯安唯適。以生以養。而又必有仁義之道。忠信之德。禮以序之。樂以和之。智以明之。神以靈之。則所以養其心者。育其精氣神者。亦當求其備也。是則人之所以爲養者。其所關不綦重歟。易于屯蒙言生之初。而

以需志養之要。需養人物。以全初生。其意固至切矣。而學者或忽

焉。故 夫子詳述之。此需之彖辭大旨。皆以全生致養爲本。無論養身養心。養形養神。總不可无養。則名之需者。亦足見其所需之甚也。大哉需乎。天地生化之原始。人物綿延之樞機。皆在此需卦中矣。

又曰需之爲養。飲食一切。凡有生者。皆有需于養也。至于人之爲養。除在需見其大概外。以後各卦。尙有分論之者。如蒙之蒙以養正。小畜大畜之育德成用。皆其例也。而專言人之養者。則在頤卦。頤以養正爲用。與蒙同功。而自求口實。與噬嗑同義。莫不通于需之用。其關道德之修養。性命之正。情欲之制。則如履。如節。如咸。恒。

如損益。如謙豫。各卦。皆本乾正性命。合太和之義。推而闡之。以明夫養者。而歸結于既濟焉。既濟已成也。言已達其養至于成耳。若徒口體之養。物欲之需。則噬嗑之外。如井鼎。如賁旅。各卦。又莫不本于需養之義。而著其要道焉。此易之全體大用。不外生成變化四字之推演。生者成之。有生必有養。人本生物。無時不求全其生。則凡生之所需者。何一不關人道。亦何一不屬易教。此各卦再四論之。不以爲瀆者。實由養生之道。无在不需耳。今講需卦。雖已著其大綱。望讀者推而尋之。以盡其養生之道。而竟夫聖人教養之旨。則易經一書。不虛讀矣。

彖曰。需有孚。光亨貞吉。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者也。言需之辭。有孚。光亨貞吉之占。乃由于需之能須也。須則有待。有待則有合。有合則有得。需以坎居乾上。險在前也。天在水中。剛健不陷也。坎雖險而先于乾。是乾之動。應險而行。天以剛健而居水中。水天一氣。是剛健而不陷。水與天隨行也。以險在前而不爲阻。剛在中而不至陷。則其義不困窮矣。困者行有阻也。窮者動而陷也。今需以不阻不陷。雖內剛外險。得氣之合。爲道之孚。故不困

窮。需而不過乎物。須而適應乎時。求不出位。待不違天。則其所行必宜。所爲必成。何困窮之慮哉。然以需稱者。恆多患窮。以須稱者。恆多憂困。求之不得。則窮。待之失機。則困。此情理之常也。而需之用。則否。爲其不失中正。而能以坎從乾。以水位天。天水相同。乾坎合德。此所謂位天位而正中也。坎之中陽。以從乾變。乾之內健。以應外險。其位得中。其用得正。故能有孚。而得光亨貞吉之占也。此數句。皆釋有孚。光亨貞吉者也。其利涉大川。往有功也。則釋利涉一句。言需辭所云。利涉大川。明其行而不阻于險。剛健而不陷于困窮。故能往有功也。功者。用之成也。需以水天合。而氣類之孚。道應德諧。如川之流。而光

亨之大。貞吉之允。兩相契洽。其用乃成。故利涉大川。明其所需之有得。所往之有功也。其道全在正中二字。唯中乃利。唯正乃通。利以應時。通以達道。達道應時。何功不立。何求不遂。此需辭之義。全在乎正中也。故過者不及者。皆非中正。皆非利用。此聖人勉人知所處也。

宗主附注

彖釋文顛倒之句。應移正。以窮中功。皆叶韻之文。而一氣貫串者也。此節重在明需之關格物。是歷來註釋者所未及。今世西方學說。重物質。主利欲。徒自逞己之私。而忘逐物之害。是不知聖人格物致知之教。與易經需訟反覆之義也。

象曰。雲上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宣聖講義

此釋需象及其用也。夫需者為養生也。養生者。生之不可少者而必得之。乃名需焉。人生之需。首推飲食。次則宴樂。蓋飲食以養其體。宴樂以怡其情。是人之大欲也。人生而有身。知而有情。身體必有養也。情好必有樂也。雖聖人。不免焉。故名之需。而象辭所謂君子以飲食宴樂者也。此辭之所指。含義甚廣。為水為雨。為泉為雲。皆坎也。視其所止而別之也。在地曰水。在空曰雨。在山曰泉。在天曰雲。一物而四名。且不止四也。凡此類者。皆得象焉。以坎先乾。則雲天之象也。夫天

與雲同其位也。乾之與坎。一上一下。亦同其氣。故雲天爲需。言同氣相求。同位相應。此數之自然。理之自至也。天與雲同。氣流德合。則其相需也。數理使然。天不爲生物之主乎。无雲雨以潤澤之。則不生。天不爲化物之宰乎。无雲雨以蒸濕之。則不化。生也。必得水之養。化也。必得水之濡。有日之暄也。必得雲之蔭。有風之燥也。必得雨之漑。是天之需于雲。而雲亦因所需而需之。則雲不自成。天之所化也。故坤得乾而變坎。土得水而蒸雲。亦相需以成也。由天地之需。而萬物生化。由人物之需。而大道流行。故需卦以雲上天而成象。而君子則以飲食宴樂而成德也。夫需之于人。亦孔多矣。獨舉飲食宴樂者。謂情

之不可止。而欲之不可縱也。情性之宜和。而物好之宜審也。飲食者。情之所需。身之養也。宴樂者。欲之所需。性之和也。人生必求其合道也。故節欲以適情。制情以順性。性者正也。中也。以性主情。中正之道也。求者應之。而不許奢。待者予之。而不許汰。發乎情者。止乎禮。發乎欲者。調乎樂。禮樂者。人道之始也。中和之至也。中以同于性。和以正乎情。情正而復于性。則人道之成也。故君子不棄飲食。不廢宴樂。將因以調情性也。乾之剛健。性之體也。坎之險陷。情之用也。有乾在內。則坎不爲險。有性在中。則情不爲害。此君子因需而立飲食之禮。制宴樂之樂也。陰陽相接。剛柔相洽。人事之和。人道之正。此天下之所

以治也。萬物之所以生成也。天地之所以位育也。一道立而衆善隨之。故君子不可不格物也。物者所需之賓也。主不害賓。賓不毒主。相安以生。相樂以育。則格物之至也。格者明辨之而生成之。各得其所。而同樂夫天命也。書所謂格于上下是也。必有道焉以化之。有德焉以懷之。有典則焉以循歷之。有禮樂焉以鼓舞振作之。是皆格物之事也。故需象釋文。而舉飲食宴樂。明君子之行。以孚亨貞之吉也。既亨且吉。而免于困窮。復中以正。而成其道德。則飲食之不匱。宴樂之有方。又在言外矣。

需之大用。在有需而不急。有須而不退。是謂得中。是謂守分。蓋以剛

行險。以堅忍自持。以性正情以節約自信。故能行險不陷。處動无阻。徐以爲進。漸以爲成。不飽所欲。則不蔽于物。不侈所求。則不罹于害。此中正之德。而能以道御物者也。故需象辭。申其義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

宣聖講義

此需初九爻辭。明需之所始也。夫需非爲人所獨也。而辭則多指人。蓋天道必藉人以明。而需之用。尤必待人事以著也。郊者曠遠之地。平坦之處。人所履也。所遊行也。所賴以護城郭也。所備以便牧畜也。所須在于農藝之事。行旅之途。交遊之路。瞻望之區。有可爲守。有可

爲行有通達往來之宜。有培植物產之利。故爲需之始也。然曰郊而不曰野。或他地者。亦有義焉。郊交也。居間爲交通者也。有國郊焉。有城郊焉。皆有所交界也。需者須也。有所待而將行也。行者自邇而遠。自平而升。則需之始于郊也。亦事理之宜也。天道務廣。人道務平。天道貴時。人道貴久。郊之廣平而能久。且利用時者也。則需于郊者。必利用恆。恆久也。恆久不變。非城廬之易改。非山谷之難登。其勢既平。其用可久。故利用恆者。不獨人事也。天時地理所爲也。而恆久者。卽天道不息之義。天道不息。乃成其大。人道不息。乃成其利。利用恆也。无咎。則知需之初爻。卽乾初九。乾以行健不息。故需初九亦利用恆。

利者。天之利也。用恆者。人之力也。因天之利。加人之力。則需之待時而進。因利而利。此人天之契也。不獨无咎矣。而以初爻不關人道。雖喻于人。究非人事所及。故云无咎。以无功可言也。需之始也。非需之成。則郊者。亦非人之居也。天道之見耳。占此者。當明其義。諸卦皆然。蓋不動者也。然恆之一字。則人道所貴。卽乾之行健。而君子以自彊不息。雖不動。亦必有恆。恆而後无咎也。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以初九需之始。不進而陷于險。明其難行。而不

犯之也。利用恆久。則有常行。常以爲德。則无咎矣。蓋處需郊之道。知難而不動。以待時至。不動而不失常。以守其位。則需之正也。初九在下。本非動時。而所難者。不動則怠。不進則懈。懈怠失常。遂罹于咎。故不犯難行。貴乎用恆。恆久自居。其進以時。此君子居易俟命之道也。不爲物役。而不棄乎常情。不爲情累。而不背乎中道。物我相安。情性自適。无險阻之慮。有恆久之心。則遜居而不困窮。出用而无損失。行乎其素。守乎其常。居乎其安。樂天知命者也。準情酌理者也。更何咎哉。故初九需于郊。謂示人以坦蕩也。告人以平安也。其內怡然。其外夷然。其動易也。其靜廣也。此體乾之道。而明天之命也。乾以恆易知。險天以大生不息。故需初九以之。需之九二。則稍進矣。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宣聖講義

此需九二爻辭也。九二者。乾內卦之中也。位正乎內。其本不同。故當前進。沙者洲也。水之近也。而非水也。沙在土石之間。較土爲堅。較石爲碎。淨潔之質。瑣細之體。積于水旁。隔于陸地。此其爲象。異乎郊矣。其用亦殊。濟水者所履焉。汲泉者所至焉。无物之繁。而有皎潔之志。无生之富。而有摩盪之功。則其爲需。必有故也。夫沙洲也。而不曰洲者。以需九二之有行也。行必取于動。洲止而沙流。故曰需于沙。且沙

字爲水少。明其爻象之應也。需上爲坎水也。下之乾與上應。而其爻則二與五爲應也。五在水中。二則非水。故曰少水。此需于沙之義也。沙既近水。二至四爻互兌成澤。澤亦水也。兌爲說言。故曰小有言。以沙之與水隣。其勢若敵也。而非眞敵。小有言爲訟謗之義。亦因互兌而成象也。然需于沙者。將涉水也。乘乎剛者。將以禦險也。得乎中位者。不畏人之言。行乎正道者。不憂人之謗。以其守于中正。動于光明。上下相孚。靜躁不過。故雖小有言而終吉也。不以譏而失志。不以訟而憾人。自居明潔之方。而進乎澄清之地。則或遭謗而終白。或被讒而終明。故曰終吉。以其席廣大之見。而懷皎潔之情。經激礪之餘。而

存浩穆之思也。故辭比之需于沙。而占終吉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最要在一衍字。衍字就外形言。以一行字而中含水字。水作三點者。流水之象。而行字係彳亍之合。左右步也。水在步旁爲涉。水在步中爲衍。皆行于水也。就其義言。衍者演也。敷陳其事而演習之也。衍者泛也。泛汎同義。推流播遠。而汎濫爲波。爲濤。爲川。爲澤也。故衍字皆含推廣意。如大衍之名。以演天地之數也。演衍本一字。而衍則包寬廣平遠之義。蓋一則進。一則遠。進以遞推。遠以

平流遞推則愈演愈繁。平流則愈放愈遠。故如水之汎漫也。又如沙之推移也。以九二之象居內卦之中。爲乾之正位。天之中央也。而上應九五之坎。坎乾相從。水天一色。天則廣大无垠。水亦汎漫莫止。而需之道用漸也。不可驟進。必如水之浸潤而平遠。以應天之廣漠而清澄。方爲需之正用。九二之需于沙。恰取此義。故名其行曰衍。不曰行者。以將及水。不曰涉水者。以尙未至水也。而沙者近乎水也。下有水也。故曰衍。言猶行水涉水也。而曰衍在中者。以雖行而非行也。人之涉水者。必以舟楫。必以柁筏。非自行也。人行沙者。亦有其具。故曰衍在中。言行于沙。而如水之汎漫也。在中者。應中位也。衍在中道。不滯

于沙也。而且行且進。且去且遠也。發乎中位。而放乎中流。曰極无垠。而視周无涯。此需于沙之所爲也。然尙有說焉。沙者隨水所推移。而洲者爲流所委積。既非如川之流也。亦非如陸之峙也。動中得靜。行中有止。此衍之爲稱。不獨爲行進也。爲平遠也。平沙无垠。固比水之浩淼。而推沙成岸。又異水之迴瀾。則在需沙之時。當有進止自如之象。在需沙之用。當有動靜无礙之懷。蓋以中御道。以時制德。時中者。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可動則動。可緩則緩。无過于物也。必順乎情。以正其性。不役役于名。不規規于利。不爭于毀譽。不挾于喜怒。坦然以自居。潔焉以待物。方爲衍之正也。不然則殆矣。蓋衍者。无心之行。若

涉于想。則反成愆。愆字以有心爲衍也。故衍可也。苟反其衍。則變爲愆。衍者廣大能容。愆則執泥。其是非矣。衍者平淨共見。愆則委折其憎愛矣。皆以有心无心別之。故順性者必戒于心念。而制情者必淡于利名。苟爲衍進。而不自恕。則人將責其貪。苟爲衍動。而不自檢。則人將責其妄。于行如此。爲止亦然。于動如此。爲靜亦然。處世之箴。待物之鑑。必慎于衍。方克吉終也。夫近水之勢。多流之地。易移之方。不穩之處。其有謗也。理所然也。苟不明乎衍義。而反招于愆尤。則豈能得吉終乎。此聖人示人道。端在衍之一字也。古道字作衍。亦與衍字近似。蓋言人之行也。而衍則水之行也。水行而人法之。是曰人道。天

一生水。需卦本之。而其爲後天生化之首。則水之行。卽天道之一也。天道推衍。正如水之行。而人效之。其吉宜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宣聖講義

此需九三爻辭也。以爻之過剛。而地過險。位之不當。數之失中。其情乃急。其勢岌岌。故比之需于泥。而有致寇至之禍也。泥者泥而不通。沾而不柔。陷而不澤。污而不流。非所需而需之。則其致寇至。不亦宜乎。夫需九三。以剛居剛。其隣爲坎。又屬剛位。上下皆剛。而所應九五。爲險陷之地。其所處第三爻。爲下卦之終。居交際之地。其勢迫急。其

時艱危。其數變易。蓋以極則變也。進退所繫。內外所屬。乘剛而不得其和。居位而不得乎中。此爲危機所伏。詬誅所召之爻。故曰致寇至。泥者異乎沙。泥以水土之合。非堅非軟。易滯易陷。而又近于水地勢卑汚。又介于內外。隔于陸岸。所積穢濁。故名曰泥。以其易泥滯而不通也。需至于泥。其地盡矣。前進則水勢難久居。比人處嫌疑之地。召毀訐之災。有進退維難之苦也。然所幸者。需以乾在下。內本剛德。中蓄元陽。苟以君子處之。不稍懈其朝乾夕惕之誠。時遵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訓。保合太和以利貞。則雖剛不易折。雖險不易陷。則以其守之有道。行之有方。而居危自慎。居艱自敬。仍能安閒却寇。惕厲

自保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宣聖講義

此中釋爻辭之義。明聖人示象垂教之意。而指人順時避禍之道。仍不外乾九三爻辭之旨也。蓋以需九三。雖需于泥而近水。非即溺也。雖自滯。非卽陷也。其所謂災者。外來者也。以坎在外也。災由外至。非起于本身。則猶有解救之道。非自作孽之類。則雖急。不至大害。雖迫。不至全覆。以我能自固。終可抗禦之也。故處此時。明夫寇之外來。由于我之不德。明夫外患之禦。必先內政之明。君子不責人而責己。而

以敬慎致不敗也。以九三自需于泥。而得召外寇。實由我之不慎。自陷于進退維谷之中。非外寇之無因來犯也。果明此理。自懲于需泥之失。而慎畏乎舉足之間。自鑒于招侮之道。而警戒乎措置之際。則自我致寇。亦自却之。是敬慎不敗之義也。若處此危難。而猶悍然不顧一切。以剛愎從事。不自警惕。外寇日急。己身不保。則九三之災。實非九二小有言之比也。故吉凶在人事。而得失須人謀。君子處無過之地。在順時自全。初不履險犯難。而險難亦不爲害。蓋其自處有道也。自處之道。即乾惕敬慎而已。此爻爲人爻之始。故垂戒最切。讀者當細思之。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宣聖講義

此需六四爻辭也。本爻已屬外卦。爲陰爻陰位。其數純陰。爲險傷之象。又異乎九三爻矣。夫不時之需。必罹其災害。以所動于欲。徇于物。竭其精神。搖其性命。則失中和之德。違正順之義。乖清靜之道。喪利貞之行。其禍不可勝言矣。且需者待物以用也。不時則物失正用。需者須地以處也。非地則位失常居。非正之用。是殺傷也。不常之居。是陷阱也。殺傷必見血。陷阱乃地穴。以此爲需。既險且傷。更何免于災害乎。坎險卦也。凡事之險者皆屬焉。爲易墜也。九三居陽之極。已成

亢變之勢。而六四繼之以重險。則前之在巔者。突而墜于淵。前之至明者。忽而墜于冥。前之需泥。以處隣險。故曰外災。今則陷穴。以身試險。故成血禍。血之出也。必以傷。傷必以爭。需而愈迫。物欲自戕其生。則利我者。反而害我。益我者。反而損我。其不至于流血不止。勢所使也。以不得需。而仍需之。无可需。而竟需之。需道既失。不受需之災。難哉。逞嗜好者。嗜好以傷之。縱情欲者。情欲以損之。持刀殺物。自肥者。物轉殺之。挽弓射禽。自飫者。禽轉殺之。以過分之需。則轉爲災害矣。故君子貴乎中和。不過于物。過則非需之正。正如割己肉以療飢。刺己血以止渴。飢渴之止。宜由物之正用。今失正用。則所需者。乃所不

可需。不能需。乃爲需于血矣。血雖有人我之異。物己之殊。而爲傷則同。傷人物以爲一身。亦猶自傷。則需于血者。謂之殺身以爲需。亦可其慘酷之不仁。乖乎人道。則傷殘之爲需。乖乎生理。此不祥甚矣。然孰爲之哉。需之者咎也。處中和者。必不過于物。逞情欲者。必至殺其身。故需卦爻愈需愈下。欲不可縱。情不可徇。有如此夫。然需至血矣。勢迫事急。兩不相下。爭戰之禍。已无可免。又異乎九三致寇。祇求敬慎。仍不敗也。則在茲危險之前。要先備臨機應變之智。以期所傷者少。所損者微。則因時之宜。順地之利。不自困于險。速求出白穴也。以六四居坎下爻。得九二之應。所陷尚淺。非无可出之途。所遭雖危。猶

有出走之道。故象辭示義。明其救已往之失。挽將敗之方也。易象以明天時爲本。經辭以指人事爲先。需六四雖處險傷之地。似成不免之災。而聖人則告人以挽救之方。庶足以不困于天時。不泥于氣數。所謂脩道俟命是也。夫險而不險。危而不危。居高不墜。履深不溺者。必仁人也。脩行之士。超然物外。无夷險之異志。安危之存心。自能處困而舒。臨難而免。初无待乎智力也。而在常人。則有未能。則唯有靜以自責。敬以自持。朝乾夕惕。以避災讒。俯心下氣。以遠嫌怨。則亦足逢凶化吉。履險如夷。此則聖人示教之大則也。故需六四險傷已見。而猶有自免之途。陷阱已成。而猶獲自出之道。則以吉凶之由天者。

雖急而可爲。若人事之不臧。動定失計。則不獨无可幸免。且災害之至。有更甚焉。誠以人居天地之中。生息行止。舉與天道應。善者得福。惡者爲殃。灾由于天。事興于人。人苟自定。灾亦莫侵。果毋違天逆時。自免極凶大難。如道路也。有平坦者。有荆棘者。果自擇焉。亦不爲害。故人力足以濟天時之窮也。而其道在一順字。順者。順天應時而趨吉避凶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夫六四辭曰：出白穴。即示人趨避之道也。釋文

恐人未明。復申之曰。順以聽也。天命不可變。人事猶可力。則順天聽命者。正有所爲也。蓋處六四需血之時。前途大難。舉足將陷。而幸所入未深。猶有出災之望。則宜順天之數。以自反。聽時之變。以求出。果反而得出。則雖傷不傷。雖損不損。以前後猶有光明之途在也。需下卦初九九二。外卦九五。皆與六四接應。果終順聽。不患无免災之方。則以諸爻皆陽。有前後光明之象也。物極易反。數窮易疑。苟察其所行之非。而反于正大之路。則一轉移間。不獨免災害。且得貞吉矣。故時者。人所用也。需者。人所爲也。人克自主。不違天逆時。不徇情過物。則災害自遠。而吉利在前矣。故聖人誠人以順聽。正同九三之敬慎。

不敗也。然究異乎九三者。時更迫。勢更急也。果不自反。以求出穴。則雖敬慎无益也。蓋順字對逆言。六四陰行陰位。原逆行也。今日順聽。必反其所行之逆。而後至于光明。必鑒于需血之非。而後得出于穴。此順以聽一語。不祇順天聽命。无所事事之謂也。既需血而入穴矣。豈能徒順聽而无爲乎。言順者。順以正其先之逆也。聽者。聽以察乎後之光明也。此有爲也。向來注此者。多不明是義。以爲順其所行。聽其所爲。則誤矣。需者。有所爲也。人之情。正欲當。不過乎物者。需之道也。則宜順以聽之。人之情。縱欲多。過乎物者。需之失也。則宜反以制之。故順以聽者。順天以聽于性也。性命一也。天性亦一也。中和之道。

固如是也。格物之道亦如是也。凡經文未詳而釋文補之者皆爲人道立教也。需三四兩爻之例尤明。蓋其精義即不過乎物而節情止欲。就正于性命而已。此本乾義也。需以坎從乾。故尤主是義。六四又坎初爻。其宜反于乾也。理所然也。坎爲人情。乾爲人性。順以聽者。即歸情于性也。聖人之學。始終不離此義也。需至于血。情動之極。欲見于外。故挽救之方。唯有反而就正于性耳。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宣聖講義

此需九五爻辭也。需以用之正。時之宜。位之當。爲需之要道。人之所

需最急者。飲食宴樂。以身之必需。生之必備也。故需者有分定也。出分而需。非需也。奢也。欲也。唯分內之用爲需。故君子之需。先定于飲食宴樂。而九五爻辭。需于酒食。貞吉。尤可見需道之正。需德之中也。夫酒食者。人生最初所需也。无之則不克生。此所以爲中正之道。與德也。酒食非以貪口也。故雖必需。而仍取貞吉之義。不貞則不吉。貞者。正也。信也。自潔以守。自廉以持也。在情性之交易。易失其持守。而君子則以廉潔爲本。以正其情。而信其行。此所以爲貞也。不失其節也。酒食者。情之所發也。貞則發中節矣。發而中節曰和。返正于性曰中和之德。天下之達道也。故曰貞吉。以酒食而能貞吉。足見人情之

正者。即性命之中也。性命中正。情欲太和。元氣渾淪。陰陽燮理。乃位育之功也。而始于酒食焉。君子發于微。而至于大。明于細。而擴乎无垠。此闡然日章。費而隱之道也。行止不外日用。動定不出性情。魚躍鳶飛。上下俱至。造端至極。遠近同賅。初无巨細之殊。亦匪奇異之行。故曰。聖人本乎人事。王道本乎人情。人情之中。人事之正。大而天地化育。小而飲食起居。一以貫之。不外中和二字。此九五以需于酒食。而貞吉也。既貞以吉。則失貞者自凶。徇情逐物。縱欲失節。其不貞之害。可勝言哉。九五一爻。以坎之中同乾之正。先後天之位相應。天人間之德大同。故有此貞吉之占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酒食而賅一切人情所發之事。則均不可越乎中正之道。而中正者。乾之正性命保太和也。有生之初。不外乎此。洎乎終身。仍不離此。此始終之道。天下之大本與達德也。人生不能无需。情也。需而不可失正。性也。因性制情。謂之節。以情歸性。謂之道。故貞吉者。道之成也。德之至也。不獨人事之利也。貞于性命。乃至誠之功。此傳所謂貞夫一者也。天地不二之道也。大哉貞乎斯為吉矣。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宣聖講義

此需上六爻辭也。需之上六轉而從陰以異于九三九五也。而在六四亦由陽之陰以得九五故所陷未深。入穴仍出而上六則全坎之象已具而險阻之途已成。故辭稱入于穴以其陷于窞也。然陰者逆行而貴能靜順。處外而入于內。行險而留于中。則其所以自全者。舍順以敬外。无他道也。而需者有所待也。己之不克自動。則望他人之助。此求友之情殷也。上六以逆而返于九三九五則其友也。友者陽也。陽者其數三。而爻又與三應。故來客三人。以非自動。則來者必不速。不召而至。則其勢易忤。而以上六自陷于穴。无以爲抗。則敬以待

之。順以止之。則雖不速。猶可同處。故在象以敬之爲當。夫敬者發于誠。止于禮。則客雖不速。亦无相害之心。此敬之終吉也。陰者樂近陽。陽者喜從陰。上六以陰致陽。陽不期自至。此氣之所合也。而客者必有主。來者必有居。主雖不敵。而不失其儀。猶可親也。居雖非舒。而不亂其序。猶可留也。故雖入穴。而有不速客來。雖在陷中。而能以禮遇人。以誠感人。則其終吉。可見其守位之道。處逆之時。初无尤也。夫人事之最難者。居高而忘危。臨難而忘禍。嬉酣以招忌。則在位者必受其灾。昏騃以賈禍。則履險者必重其患。此皆君子所戒也。處順者不自尊以陵人。處逆者不自懈以惱人。終始以乾惕自持。行藏以戒懼

自守則當時不遺怨毒。失勢不逢危難。以有自全之道。而无啓釁之虞也。需者有求者也。求而不自檢。則必爲情累。求而不知足。則必爲物役。故可求者。戒貪以止謗。不可求者。戒妄以飭行。以期无過于物。而後保其中和之德。處乎中正之地。性情以正。物我同休。而後災不爲灾。仇害以寡。吉以終吉。危難不生。此不問處順處逆。皆得免于咎也。非然者。則吉亦凶矣。利亦害矣。貪而不厭。則禍生肘腋。困而不悔。則敵處同舟。此需之道。亡而人事之失度也。情欲者不可滅。而必以禮節之。性道者不可遺。而在以中正守持之。不問其爲吉凶也。以上六之險阻困苦。而猶得終吉之占者。重在一敬字。敬則吉矣。故禮曰。

敬勝怠者吉。而君子无時失其敬也。莊敬日彊。乃全其生。保其性。此不易之理也。故需卦明人事之始。而歸于禮教。唯禮以抒敬。唯敬以全身。此乾惕之訓。利貞之誠。无非爲聖人制禮之本旨也。而禮必本于人情。情必始于飲食。此需卦始終。皆以酒食爲喻也。不速之客。敬之者。亦不外酒食宴樂耳。以此款賓。適孚所需。情所生者。終之以情。此一貫之道。而不離乎中正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明其雖未當位。未大失也。則以能持之以敬。感之

以情則客來不失其所待。而和生矣。和者禮之用也。上六之險而不險者。得和之道。成禮之用。則不在位。猶終吉也。况在位者乎。故需者吉凶所分。安危所繫。果處之當。自无他虞。生全身安。物我皆得所。果不當者。凶危立至。此在乎格物之士。善體易教。而有以自全也。需之反即訟。欲求无訟。必先行需之正。而需雖以飲食爲言。實則包一切人情所生者。由此達彼。是在通道之君子。

宗主附注

天道大公。而生化則有偏全。以受氣殊也。在人則取弱肥彊。取敗益勝。視爲固常。謂天之厚人。而生物以養之。故嗜慾无度。殺害不

節。以逞其欲。而快其私。豈道之當然哉。然人既有身。不能不食。以養之。衣以溫之。居住以安之。男女以慰之。則有所待于物。以孚其情者。實亦人生之常經也。而聖人于此。乃定其制焉。以天生之物。養天生之人。以物生之質。延人生之嗣。而必期于不害。致于不過。人物各得其所。以同生于天地之間。是在乎格物之功。亦即易需卦所定之義也。夫人取物以爲養。物亦藉人以養。人取物以延嗣。物亦藉人以育。此兩相需也。不獨人物相需。物與物也。亦時相需。凡能生息化育。延綿不絕者。皆有其所需也。而需之名。則必有一定之制。不易之義。果爲養而肆其貪恡。爲育而逞其情慾。則非需

之正也。不得爲需。此過乎物也。禮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不過云者。中道也。恰如所需而止也。是先明物與人生。物與物生。而得其並育不害之道。並存不仇之情。是當上觀于天。俯察于地。明于春生秋殺之理。達于調虛劑盈之方。而後知所需者。唯何爲正。唯何爲中。而定其防。制其用。此則格物致知之義也。故大學之教。首以格致。明其學爲人也。明人生之始也。易之需卦亦然。需之前曰蒙。蒙以養正。小學之事也。進于需。則大學格物之道。進于訟。則大學致知之功。此古人立教一貫者也。而需之第一要義。則在乎何者爲需。何者非需。此則禮不過物之旨也。能明及此。則格

物之教。可瞭然矣。

宏教附注

需訟反覆。爲儒家格致大則。亦古人克慾制情第一工夫。而後人多忽之。是不明易教。亦不知大學之教。何以首格致。而格致章。何以有聽訟之文也。聖人心傳。萬古一貫。于此可以見之。

身經 語釋
漬之虞。蓋所居不同。則得失以異。天者至清明而德玄虛。至剛健而用邈遠。以其主陽氣而宰生化。履高明而含神用。不能屈之爲用。褻之爲從。故其德宜始生。而其功在大遠。此覆萬物而生化萬類。初不見其迹也。今處水之上。乘氣之升。日與地遠。不相接洽。則兩者之間。成睽違之勢。而兩象之意。懷嫉妬之心。此其所以反需而成訟矣。天下之所以有爭者。必因于利害之不齊。人物之所以相訟者。必由于情性之偏激。失其中正之道。則无以致其均平。背乎太和之德。則无以調其虛實。此爭訟必始于失中和也。需之爲需。本于中和。情不離性。欲不徇物。人以禮爲守。以敬爲行。貞固自持。利用不過。故爲人道

之正。而訟則反是。逐乎物欲。以自觸于刑。忘其禮敬。以自失其守。以物爲滿足之望。而物乃仇之。以情爲恣肆之行。而情乃害之。使性无權。而爲意氣之爭。使禮不振。而求法律之效。此人道之不立。而民生苦矣。故同生者不親。共存者相恨。私欲是逞。至性以漓。人紀不綱。太和以壞。此情識之所誤。而非正知之所裁也。君子知之。必先格物致知。以期其底于性命之正。保其中和之功。此訟卦者。聖人明致知之教者也。

就卦象言。訟以上乾下坎。上爲純陽。下爲陰卦。以陽從陰而不相得。內藏險阻。外示光明。下有二心。上成浮蕩。陽浮于上。陰厄于中。上下

相離。父子責善。故爲不親之象。以剛臨險。相持不讓。情逼勢迫。乃至于訟。此氣數自然。事理自至。皆物欲之害。而情識爲蔽也。夫人生而有其靈。以爲其知。此性之光明也。亦乾知大始之義。既長而情欲增。漸將眞知錮閉。而好惡日多。情識爲主。性靈以汨。人欲橫流。遂使是非不明。善惡無準。忘天逆理。逞暴使彊。棄義違仁。好爭務殺。皆由于一念之妄。而糾紛無窮也。夫天理之存于人者。性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情之欲也。物至知知。而後好惡生焉。此禮經所述也。可以見性之至善。而情乃因物以生知。因知以生好惡。則好惡之知。非正知也。乃情識也。正知者與生俱生。不增不減。情識者隨生以

長。日添日多。故嬰兒祇知欲乳。而童年祇知好弄。初无他欲也。及其長也。而後愛憎之心生。嗜欲之念廣。爲恩爲怨。或親或仇。所務旣繁。所逐不止。于是情識彌滿于內。物好徵求于外。是非曲直。各以所便爲辭。貧富有无。祇求心意所逐。而後利害罔別。人已殊觀。畛界旣分。爭訟乃起。此由于正知之晦。但憑情欲以爲是非。眞理之亡。但逞意氣以明得失。此訟之不免也。而君子知其蔽焉。則明其致訟之源。而進以求知之道。此因訟而推及于格致也。格物之至。則情識不足蔽其性靈。而好惡自當。致知之至。則物欲不足涸其天理。而意念自誠。此人人所當反己以觀。而事事所宜清心以察者也。故訟者必求其

无訟而聽訟者。必復之于中和。使物我皆盡其情。而是非不失其正。使性情皆得其正。而好惡不偏于情。此則物格而知至矣。故大學始教。必先從事斯義。物我不過。則天下皆得其平。情性不差。則人心皆得其正。好惡既當。則意念易誠。愛憎有恆。則心思以一。此中和之德。必本于情發中節也。情者人所不免。中節則和。而訟无由生。故聖人制禮以定其節。若已過其節。而至于爭。則情將害其性。物將害其生。中德不全。太和且失。是禮之不足爲用。而後聖人始假法以刑之。此聽訟之不可免。而刑法所以濟禮教之窮也。法者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而訟者人道之反常也。法則因其反常而生焉。故需者定于禮。

而訟者齊于法。一反一正。一變一常。交相爲用。以成其道也。故訟以天水相違。父子不親。性情不正。物我失德。而後致之。有訟必有刑。天道之所殺也。故天道不下濟。而水德成汎流。光明不下被。而險阻梗乎中也。學者覽之。當可以明聖人制象立辭之旨焉。

訟卦象義。已如前述。其辭旨亦可知。以訟字從言從公。意謂有爭不決。必待判于公也。言者爭論之意。公者士官之所。不得明其是非。辨其曲直。則相質于公堂。而待裁于法律。此訟之所取義也。然訟有公。有私。有誠有僞。有被屈而愬之。有攻訐而毀之。有當訟不訟。而從解勸者。有不當訟而訟。以健訟爲能者。有訟人而直己者。有自訟而悔。

禍者。有藉訟以爲惡者。有因訟以成善者。訟之情不同。訟之類亦異。則所以成訟。與爲之聽訟者。亦各有其例。而不得一概論也。易之訟卦。則本乎一。致于同。期之中正。分其利害。要以人情爲主。人性爲先。糾其過不及。矯其蔽害。明其真誠。戒其誣毀。則以法濟教化之窮。以政成禮義之用。使訟者愧而自艾。悔而自咎。復其天性。而飭其私情。遏其物欲。而保其中和之德。此以訟止訟。以訟平訟。而歸旨于无訟也。訟德之失也。訟而直。猶不爲損。聖人不得已而許民訟焉。故訟從公言。以公爲止訟之本。平訟之方也。上以公示于民。民以公信其上。則法懸而不用。刑制而不施。道德昭回。性情適正。險阻芟夷。人民和

居。則治道之成。亦禮教之輔。訟之時義大矣哉。故訟者致知之道也。人所以爭而不決者。知之蔽也。識之役也。逐物忘正。任情失中。則爭訟之所起。而已之知。不足以明其是非。定其曲直。是有賴于聽訟之官。裁訟之法。官與法者。補民知之不逮也。比之于禮教焉。禮以齊之。教以化之。官以正之。法以革之。其道同而用異。途別而歸一致。故訟之義。以公爲本。至公无私。訟乃得平。大公以正。訟乃得止。夫蒙者。教其愚也。訟者。教其妄也。蒙以養正。訟以致中。中正之德。教之所成。法之所行。故曰。訟以致知。在物格之後。格物致知。人道之始。故需與訟相反相成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宣聖講義

此訟彖辭也。以訟之象與需相反。而又相成。故同爲有孚。有所合也。乾坎雖相違。而父子當有合。此由其本來言之也。乾者純陽。坎者生陽。上下相孚。此氣之應也。天水違行。此德之背也。氣應故曰有孚。坎固乾所生也。以陰交陽。以坤交乾。而後成也。而陽卦陰德。陽體陰用。內雖陰而外剛。剛與柔應。陽與陰應。上卦之陽與下卦九二相應。雖不親而有孚也。孚者信也。氣應而不失常也。行雖違。其不失常。則與需同。故皆曰有孚。以爭訟者發于情。止乎理。則訟已成者。不失訟之

正。訟不成者。不乖訟之道。訟固求其平也。故訟雖爲過。而不失其孚也。然訟者易趨于偏激。因求平而反失其平。因不直而反過其直。則非訟之正。乃乖訟之道。曰有孚。言不過則孚。過則不孚。此人事之變也。而視訟之所至。如訟而平而直。則孚。否則過矣。過猶不及。屈者辱者不及也。今以訟而屈人辱人。是過矣。過則不孚。此中孚與大過爲相反也。以其或過也。故曰有孚。明其非必孚也。人事之所爲也。然有孚者。信于外。達于物。明于情。通于道。此其德也。而訟以上下相違。內外相妬。氣合而行反。體同而用乖。是雖有孚。不全其德。故曰窒。惕中吉。終凶。以其不通達也。故曰窒。窒塞也。阻也不順也。不合也。剛險相

易經卷之四
交外虞內滯。故爲窒。窒則惕也。行之不可進也。居之不可安也。乘剛而阻于險。妬物而迫于情。欲讓未能。欲抗未敢。不惕得乎。然事之害者。恆以畏而得利。情之急者。恆以警而獲安。是人力之勝也。則因惕而中吉者。亦理勢所至也。而惕之中吉。非可恃也。情因安而自怠。事因利而自驕。則向之惕者。轉而自幸。向之有備者。轉而不憂。則事變之來。將與時易。過失之咎。將與數遷。則向之中吉者。遂轉爲終凶矣。此訟之常也。訟之初也。激于意氣。必因義憤。而出于愬。有其理。以致其辭。有其情。以御其勢。此所以有孚。而志在進也。迨其未判。心念法之難恃。情之難申。或官之不信。勢之不達。因憂以惕。因窒以思。則一

念之微。足以悔禍。中人之勸。足以解仇。此中吉也。洎夫情移事遷。心高志傲。或不卹于法。而弄智謀。或不畏于官。而假勢利。以圖直曲之反。遂无善惡之分。失中而偏。不正而邪。則中孚之占。變大過之象。此所以爲終凶也。故訟之所至。恆爲終凶。非必凶也。情之所役。志之所縱。乃反吉爲凶。故官力不可假也。機詐不可弄也。法律不可賣也。情欲不可恣也。此訟之正道也。訟者求申于官。陳情于上。故利見大人。而乾剛居上。大人之象也。訟者處險難安。臨深莫測。故不利涉大川。而坎水在下。大川之象也。乾坎相背。天水相違。行而多險。居而多艱。此人道之苦也。辭乃寓其義焉。夫訟出乎不已者也。若好爲之。則逆

行而倒施。不智之甚也。需者情之常。訟者情之變。需者德之正。訟者德之違。故相反也。君子因之以自反。則逆爲順。違爲和。則訟而需。凶而吉矣。訟占終凶者。明訟之不可久也。人民之安。必求其睦。訟則不睦。何以求安。此聽訟者。以无訟爲貴也。知之至者。訟亦无矣。故君子先格物以致知也。

訟卦彖辭。係釋全卦之用。而爲聖人立教之旨。使讀者由辭而知其用也。夫訟以爭起。以不平而出于訟。以權利失當而至于訟。則其所以用。明爲相仇。故有不親之義。夫不親者。非謂路人也。乃本來親近之人。忽變不親也。若路人无利害之爭。无恩怨之緣。无嫉妬之念。无欺

侮之行。自无訟之可言。則其不親。不過漠不相識。遠不相聞而已。无得失也。无吉凶也。唯其親而不親。近而不近。本同生而不同道。本共處而不和居。反恩爲仇。變和爲戾。則其得失已著。利害甚明。爭訟不休。吉凶自判。故訟之所起。爲失其親親之誼。而悖于和睦之俗。乖于友助之情。逆于恭讓之德。此人道之變也。彊乃陵弱。智乃侮昏。唯利害之圖。勝負之辨。民德以薄。民風以澆。國俗以非。國本以動。在羣而不能合其羣。居類而不能和其類。各有異志。而无同心。是離亂之因。敗亡之兆也。故君子惡之。而立教以讓爲本。以貪爲戒。以忍爲德。以暴爲非。以相愛爲仁。以相爭爲野。立人道而制禮節。警民失而定國。

易經言解
法訓之于始。罰之于終。導之于先。禁之于後。使彊暴有所畏。良善有所保。仇怨不長。遠近如一。則爭者化爲和睦。訟者易爲退讓。民情以平。國本以固。人生以定。物力以盈。此大同之治也。民不私其家。人不私其身。財用唯公。力役唯勤。上下相親。恩怨皆平。此人情之至。而天下皆得其平矣。故訟卦示其意焉。有利則害。有得則失。爭則有損。訟則終凶。此天道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凶者以反人情而背人道也。人情以縱極而反。人道以失中而背。故情不可縱。而道不可違。物不可窮。用不可極。力不可竭。智不可盡。爭不可久。訟不可成。此順天以全生。即格物以致知之義也。故訟辭雖簡。含意則宏。文雖顯。寓理則

微。道之所成。教之所立。人物生命。民治國政。胥基于此。而定于是也。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明訟之所由成也。以剛而行險。是以出于訟。非民情之醇。民德之厚也。健者由己言。則成不忍。由人言。則爲很戾。蓋以我所不欲。加之人。人亦不甘受。是一以險來。一以剛往。雖健而不能和。故至于訟也。爲其剛則不讓。險則多詐。詐以陷人。剛以反惡。此門很之勢也。如非剛。則遇險必避。而不與抗。如非險。則遇剛能承。而不

與爭則不至于訟。唯以剛而待險。又其同類。情既相忌。力又相衡。事勢逼人。和讓不克。此所以必出于訟也。以訟有孚而窒。則曲直之情。可見隱伏之禍。可推。惕中吉者。剛來而得中道。以道能自警。故吉。謂中者。兩端之中。不偏也。不過也。不偏則能恕。不過則能中。雖剛猶可和也。自處之得道。故能忍而讓。經人之解。譬故能和而安。此中吉。不爲剛折。亦卦象也。卦內外之交。尙相應也。至其後也。剛已觸險。險已交剛。事勢既成。和讓不得。訟乃日急。其終以凶。則理之所當。數之所至也。人之不諒。我又不容。唯很心以攻。訐之。惡聲以報復之。爭執无休。灾害乃大。此終凶之兆。明訟之不可成也。亦卦象合上下之數也。

其氣已極。其道以窮。兩不相投。遂成兩敗。勝亦爲負。得不償失。此終凶之所由來也。故君子示戒焉。明訟之不可成。而必求其初之无訟。繼之不訟。終之解訟也。蓋退而自懺。則情易平。忍而恕人。則恨立解。祇在充其孚惕而已。孚則反仇爲友。惕則轉禍爲福。因逆而成順。由變而復常。在人事也。利見大人。以訟必于官。必訴于法。必求于公正之士師。明達之裁斷。故利見大人。言尙乎中正也。大人者。无不中正。中則不私。正則不邪。私邪既杜。冤屈乃申。此訟之所求也。而訟者之所以得平。亦必待中正而後止。中正之大人。又能以中正示民。使皆无訟。訟而速解。以遠于凶也。唯中則能和。正則能判。故訟之有无。當

以聽訟者爲準。聽訟而能使無訟。則至中至正者矣。道之見也。性之至也。非盡于人情。順于物力者。不能也。非格物致知者。不能也。唯格物始明物力。唯致知始盡人情。人物同明。性情兩盡。非中正之德而何。大學之道。而歸于至善。中庸之德。而致于中和者。皆此中正之用也。皆大人成德達道之效也。不利涉大川。以與需反。需之利。訟之不利。訟象下坎易陷。如涉大川。將墜于淵矣。蓋防害未然。避難事先。此聖人立教本旨。傳曰。水懦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以見臨深之心。必時具也。唯乾惕足以免禍。唯反省足以无咎。此以涉川爲喻。明訟之禍如水。不可試也。不可狎也。訟者意氣之爭。猶水之汎濫。川之深陷。

也。險莫逾于水。而人之險。莫甚于情欲。因情欲而至于訟。則以身歷險矣。回頭是岸。速自惕焉。故不獨不利涉已也。訟之不可成。成則比涉川尤不利矣。夫訟以不平而求平。又復試于凶險。是猶玩水以爲平耳。不知其深陷无底也。故君子戒之。而必先正其知。明其誤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宣聖講義

此釋全卦象辭也。夫始之不臧。終受其害。訟之終凶者。始之未慎也。小不忍。則亂大謀。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訟之謂也。以一時之忿。而忘其身。以一事之激。而忽其生者。皆始之不謀也。由情識蔽其真知。物

身 卷 言 集
欲累其性靈。遂種因于先。收果于後。此謀始之所貴。而作事之有先也。人物同生。而利害同受。何以獨享其福。遺禍于他人哉。此不平者。人爲之也。爲己則先自省。爲人則先以恕。忠恕不失。此謀始之本也。忠恕之至。寧有訟乎。故情欲不可无。亦不可過節。事不可不作。亦不可不謀始。謀始之義大矣哉。始對終言。謀始對凶終言。因訟終凶。則謀始當自需致其中正也。人道始于教。人生始于飲食物育。需以正飲食。訟以正教。教不及者。法乃施之。人之學也。始于格致。故大學先之。亦本訟象辭。謀始之義也。謀者致知也。謀始即先致其知之意。事物也。作事即格物之意。若不明于物。將何以作事。若不致其知。將何

以謀始。故畢生之學。首于格致。而凡人之生。首于需訟之道也。聽訟而使无訟。爲盡人物之情。而得其平。謀始者。亦求其情盡而理平也。作事之訣在此。推之治平亦在此。故學業爲一貫也。中正之謂也。情正于性。德凝于道。脩之所成。學之所致也。而必有謀始之教焉。天下无事无物。莫不有始有終也。乾知大始。訟上從乾。故辭曰。謀始。謀即乾之知也。因乾爲易之首也。此知字與致知知字一義。唯乾知大始。不待格致。而訟雖承乾。以情欲之蔽。則不得不先謀焉。此格致之所貴也。坤作成物。卽作事也。事物一也。坎非坤。而由坤交乾以生。且後天代居坤位。故亦有作事之象也。

宗主附注

訟卦為需之反。亦需之變也。物窮則變。理極則反。此自然而然而然。不致而至者也。天之生人物也。而與之以情欲者。為將因之以延其生。育其族也。故及其成長。无不有嗜慾之念。愛憎之心。利害之知。得失之辨者。將以是繁榮其世界。發展其生活也。是皆屬之情欲。而為生化之樞機。氣數之標準也。故情欲者。後天之物。不可一日絕者也。而其利之者。害亦在焉。生之者。殺亦存焉。求其利而不害。生而不殺。則唯聽命于道。道在人曰性。在德曰善。在行曰中和。在位曰中正。是所以閑情欲而保生利。免禍亂而成至道也。失于此

者。必為災害。必至紛亂。其无災害。不紛亂者。則天理之至。人道之正。超生化之外。握權衡之數。而能與天同老。與日月同明。與鬼神同化矣。故聖人以此立教。以教制禮。以禮定法。止災害。判紛亂。而皆不越于性。不離于道。不背于中和。不失其中正。而又不反于情。不毒于物。不殘其生。不損于生嗣。不阻于世界繁榮。此所謂至教也。至理也。至德也。人道之大則也。故有利而无害。有生而不殺。足以合天之仁。助天之化。此人之所以配天地而稱三才也。易需之後有訟者。為明情欲之失。紛爭之害。而以教法示之。使還就于中和也。訟者。用法以正性。其功與教同。而為人道所不得不備也。故

卦從變從反。因其變而之正。反而復原。則訟仍爲需。情仍歸性。世道以治。人生以全。豈不休哉。故訟與需。一正一變。一來一往。道路所指。人物所由。唯自辨之。以正其知。而明于物。此物格知至之義也。請細味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宣聖講義

此訟初六爻辭也。訟之初六。以坎下爻居卦之始。其位不大。其用不昭。雖發乎訟。而未成也。雖啟乎爭。而可明也。此時之所爲。勢之所使。有易已之情。可辨之機也。爻辭之意。與需九二差近。則可見爭之未

甚。訟之纔起。事非大。時非亟。故事不永。言猶小。不永則易解。小言則易釋。既不至于久訟。則其終吉。亦如需九二之情。夫訟原終凶。而以易解釋。遂字終吉。則可知聖人立教。以无訟爲尙矣。訟全卦皆爭訟之象。而初六則可訟可已。故猶與需相似。蓋正反之間。一間耳。知而自反。即歸于正。此致知之功也。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處柔用柔。不爲已甚。則易饒人。以寬加寬。不事苛求。則易自解。其勢既順。其事猶和。不永訟者。不獨不欲也。亦不

易經言解
可也。不可者。言時之所爲。位之所定。不得逆也。故不永訟者。自然之勢。非故不訟也。逆之則凶。故以不永而終吉。順用時位者也。以易明之言。易和之恨。則所得于時。所利于位者。有其天也。故小有言。不爲害。而易辯明其故。則猶些些誤會。不足以長爭久訟。一語得以解之。一時得以止之。則雖訟于先。而和于後。雖爭于彼。而解釋于此。其所處者順。故其至不逆。其所復者速。故其終中正。此以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宣聖講義

此訟九二爻辭也。本爻居下卦之中。爲陽氣之行。上接乾剛。而不能

諧。中間陰爻而不能弱。以陽之正。履坎之險。恚而不忍。激而難安。怨而不伸。逼而自迫。此由時之非。事之變。其情之窘。其行之艱。而不能自懺。不能復正。故其象顛沛。其境流離。不得已也。訟之不勝。忿而歸。歸之不安。迫而逃。乃勢所至也。克者能也。勝也。不能者。訟之不成。不勝者。訟之不直。二者皆不克也。以上之不受理。則不成訟。判之不得情。則不直所訟。此其剛柔勢乖。彊懦形禁。有必然也。以下而訟上。柔而爭剛。力殊位格。其不克也固矣。不克而歸。被逼而逋。以身殉訟。以家殉爭。而未足也。所居在中央。所交多比戶。則其連累者衆矣。故辭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眚者。灾也。所爲灾者。以仇恨之至。今訟已不

克歸而逃矣。則雖有比戶之嫌同居之義。仍无灾矣。此其所占。在能識時而避禍。去衆而遠嫌。則雖迫于勢。而无害于人。雖激于情。而保其身家。此重在逋也。若怙其衆而不畏。逞其忿而不避。則禍及其邑人。豈獨患加妻子耶。故逋者自逋。而邑人无眚。言逋者爲全邑人也。此訟之大者。譬之兵爭。一人逃。而全城免。譬之擒盜。一人去。而脅從生。其所以全者。正其不求全也。訟九二。其禍亟矣。以能避而免者多。此聖人教人權乎輕重。擇乎安危。而速自決也。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掇者。相拾而及也。以九二之禍。大患也。果不逋。竄邑人三百戶。將皆及于患也。蓋以下訟上。其勢然也。此上下二字。非限于君民朝野。凡大小彊弱。皆上下也。以小爭大。以弱爭彊。皆有至掇之患也。故圖全者。不驅衆于危。仁也。亦義也。九二之辭。其旨深矣。

宗主附注

訟之九二爻辭。人多疑其義。則以歸逋二句難解之故。釋之者。或連爲一句。或指爲一事。遂使原意不明。歸而逋。是主。邑人三百戶。是客。无眚二字。則共有之。蓋人以不克訟。歸而逃。以免于眚。邑人

以罪主既逃。亦免于眚。是以一人之逃。而免邑人三百戶。結果不獨邑人之幸也。以訟者必有凶。而善避則免。訟者易爲累。而主逃者則免。故文言人事之得移其禍福。足見易教之旨。或以爲一句一事解。則誤矣。如一句。則必爲邑人同逃。同逃既衆。安免于眚。如謂一事。則眚者何在。无眚者何屬。既曰无眚。必已有眚而得免也。以訟者不逃。必有眚。邑人因累。亦將有眚。今以其逃。乃皆无眚。是重在遁逃矣。又三百戶云者。言其數衆也。而皆同邑近居耳。非以邑大小言也。古文言衆多。輒曰三。或三十。或三百。或三千。皆指其大多數也。非恰恰三、三十、三百、三千也。說者勿以辭害意。蓋九二

以下訟上。開罪于其尊彊。設追其咎。必連累多衆。此古來密法嚴刑屢見之事。以訟本不親。非人道之常。則乖乎仁義。肆其殺害。其灾可知。聖人揭之以示人。使知訟之害。且欲人之懍然自惕。善于趨避。則雖灾不眚。其意至深矣。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宣聖講義

此訟六三爻辭也。本爻以陰行陽。以柔履剛。陰而自慎。顯而不彰。乃守舊之象。安貞之祥也。蓋以下從上。以柔順剛。能自貞以厲。則吉矣。舊者先人之遺。在卦爲先天。爲其反正卦訟之正需也。食舊德。應乎

需也。需以酒食爲先。故曰食。凡陰者逆行。逆加逆則反正。六三之逆。乃反同于需。以氣之行。時之至也。循環之道也。坎生自乾而合于坤。貞者坤之本德。厲者乾之善行。乾九三之義也。既貞以守。又厲以行。以終吉也。宜矣。以六三以逆爲順。以訟爲從。有舊德可食。能貞厲自慎。則反終凶爲終吉矣。然坤者无成。六三取坤之義。從乾之事。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言訟者雖吉而從者无功。此皆以反爲正也。以訟則吉。以從則否。是以坤道變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夫訟之先爲需。故其行也。時與需應。而訟者貪得。果戒于貪則吉。若因以爲利則无成矣。故吉者。逆取之。无成者。順致之。欲功而无功。欲獲而不獲。此天之所以戒人貪也。乘訟之時。不訟可也。因以爲媚。則不可。六三之吉。由訟得也。其无成。由諂也。非從王之時故也。觀此則知逆順之理。吉凶之象。不可一概論也。彼食舊德者。先人之澤未盡。果加以貞厲。則吉大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宣聖講義

此訟九四爻辭也。九四居外卦之始。與九二相應。陽行陰位。柔承剛。

德而以卦上下不同。內外異用。主賓各別。從逆異宜。故同而不同。似而不似。此理勢然也。爻辭言雖訟而不克。訟與九二正同。但九四以上位而訟其下。則與九二異。其皆不克者。陽與陰剛與柔。不親而近。不交而悅。其怨易釋。其仇可解。故不克也。唯上之不克。則无後患。非如九二下訟上而不克。其患至如掇也。上者勢之所集。雖不克。不足畏。故不似九二之必歸逋也。然不克者。必有所沮。必理之難直。言之難信。而逼于公論。持于國法。其勢不用。其彊莫施。則當其不克。訟也。唯有自反而復。以聽于命。自順而守。以變其衷。渝者變也。變則安矣。前以忿而訟。今以反而自責。前以爭而進。今以變而自守。則前之

欲伸于人者。今且聽之于天。前之欲決于力者。今且安之于命。是與未訟之時變矣。一變而安貞自處。數乃易。象乃更。則訟之凶者。亦變而之吉。故曰安貞吉。夫安貞。未有不吉者也。而曰安貞吉者。以九四初未能安貞耳。徒以訟之不克。反以聽命。渝其初衷。而長守安貞。是以轉爲吉也。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渝字句。言能復即命。渝是能安貞不失也。安貞者。坤之大用。以乾而用坤。是有守矣。故曰不失。不失其德。不失其業。

二者皆不失。斯大吉矣。若渝字連安貞。則宜釋作渝而安貞。蓋安貞不可渝也。安貞之渝。尚謂吉乎。釋文恐後人誤解。故申之曰不失也。言不失于安貞。則亦不失于吉也。

九五訟元吉。

宣聖講義

此訟九五爻辭也。訟九五爲上卦之中。亦全卦之正。位當而時宜。勢集而理得。此一卦之主。亦訟之所由決也。夫訟者有三人焉。一訟者。一被訟者。一聽訟者。曲直不同。強弱各異。而皆決于聽訟者。九五之訟。則聽訟也。以至正之位。行至中之權。中正不失。公直以判。則訟決。

而人情平。爭解而民志和。平和之至。國治民安。此國之福。人民之幸也。夫訟无吉也。其稱吉者。訟而中止。或不成訟。或不久訟。或訟而得解。或訟而自讓。則轉凶爲吉。此以上各爻所示也。而九五忽曰元吉者。實以聽訟之得也。聽訟之得。可以无訟。始有元吉之占。元吉无不吉也。以天地至大之理。人物至情之事。不徇于私。不發于忿。不偏不激。不二不易。此中和之德也。正直之用也。九五以之。故以訟而元吉也。古者民德朴簡。情理適宜。好惡不偏。爭訟罕見。而聖人以教爲本。以格致爲先。无訟而猶設聽訟之官。非訟而猶明止訟之道。故易之訟卦。各爻皆凶。獨九五屬聽訟。以元吉稱。其餘則以不克訟爲吉。其

所以示訟之不可長。明人民之不宜訟。意至深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九五居位中正。則聽訟中正。中正乃足止訟。而民人以和。爭執以決。此以訟而成元吉也。甚矣哉。聖人之重聽訟也。情性得所。反訟于需。中正不失。反凶爲吉。此訟卦之本旨。亦易教之微意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宣聖講義

此訟上九爻辭也。夫事有至中。時有至宜。位有至正。用有至當。不及者爲害。過者亦然。訟之九五。是中正宜當者矣。而上九則過也。上九居高亢之位。爲剛戾之德。處彊盛之顛。絕援應之時。其不能用。乃勢也。亦理也。雖欲圖功。賞亦不榮。雖欲建業。成亦未厚。故辭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蓋明其不足取也。訟者以平爲歸。以公爲斷。本求無過而已。安望乎功。本希得免而已。安企乎賞。今以貪念不戢。好大喜功。樂人之爭。而以取利。快人之訟。而以爲功。雖有善斷之才。果決之智。以邀上賞。而受官服。其得之不當。則失之必速。受之非宜。則奪之必易。故雖錫之鞶帶。而不終日三褫之矣。以訟者屬于爭。勝而得

賞與兵勝同。故所錫者鞶帶。示旌其勇毅也。然錫之者。亦可褫之。終朝言其速也。三言其數也。以訟之不可獎也。不獨教民爲然。即聽訟之官。執法用刑。原爲聖王不得已之舉。豈好爲之哉。今因以圖功受賞。則其乖乎人道。背乎正義。其所榮不情。則反爲辱。其所陟不道。則反爲黜。故榮辱黜陟之間。足明聖人戒訟之意。而得失利害之際。尤易見人民好訟之災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可見易教之本旨矣。夫訟爲需之變。即人情之變。

也。不得已而出于訟。唯求其免禍而平忿耳。若進而有所圖。則利反爲害。功反爲過。此數自至。理自然也。蓋全卦皆以反爲正。以逆爲順。志在无訟而已。彖辭已明言之。爻辭重申其義。望世之導民者。于此三致意焉。

宗主附注

訟爭也。不限于訴訟一事。凡有爭不決者。皆訟也。人類重在和睦。不宜爭訟。故聖王治民。必使萬邦協和。君子教人。必先孝弟汎愛。未有示人民以爭訟者。乃因民情難平。人忿難窒。不得已而至于爭訟。則唯求其速解。以復歸于和愛。此易訟辭三復言之。而夫

子更再四指示其義也。

師卦 三三 坎下坤上

宣聖講義

周易卦序。文王所定。其次以往復循環。其行取對偶交互。故名曰易。或二卦。或四卦。或八卦。推之至三十。至六十四。莫非依此例以相次序也。故屯蒙相繼。需訟相環。各以其對。或反為往來也。而訟之下。則續以師比。師比亦相交也。其爻之陰陽數同而位異。故主客殊觀。正反殊用。情性不類。名實不同。而恰相比。以成一循環。此後天自然之氣。生化之序。所推移也。師之為象。以水居地中。水為天一所生地。六所成。以其類聚。故命曰師。師者眾也。類相聚也。有其眾而不亂。聚其

類而不乖。其氣感以應。其力合以大。其數累以積。其德均以和。是謂之師。有其主者。有其從者。有其任使者。有其服役者。有教以率之者。有順以化之者。有平均以結契者。有比類以切磋者。是皆師之所爲。而卦之所象也。

師卦之象。坎在坤下。坤爲厚重。坎主險陷。二卦異德而同用。故象師旅之事。亦喻師長之意。師旅聚衆。以集武力。扞災害。除暴亂。安良善。其旨光明。其行險惡。其本正大。其施彊狠。其處重鎮。其出猛鷲。其德涵容。其志猜忌。其在內恩惠。在外威嚴。在上仁慈。在下慄懼。故其應也。一陰一陽。一柔一剛。其施人也。一仁一義。仁以養衆。義以拒禍。仁

以安民。義以去害。此聖人殺伐之事。誅討之行。而于卦也。爲地水師。地以涵水。水流而不侵地。猶國以蓄兵。兵備而能保國。其義一也。若推之師長之義。亦可象焉。師嚴而後道尊。教行而後化廣。師以衛道。教以去邪。唯嚴則風淳俗美。廣則國泰民安。扑作教刑。不率教者无赦。法以正衆。不守正者必誅。取地水之師。比教化之主。其象固无忤也。而稱其指。則重在軍旅之用。以將繼訟而決爭。合羣以禦侮也。曲之不直。良之不安。力之不足。理之難論。不有師旅。何以自存。不藉衆力。何以自保。故有訟者。終必有師。而已爭者。終及于戰。師爲戰備也。以厚行險。以柔用剛。不得不然。則師之爲義。亦時矣哉。

就卦象言。上坤下坎。五陰一陽。陽爻居內卦正位。當位而不當權。主下而不主上。比在下位之長。而聽命以督率羣衆者也。陽少陰多。陽貴陰賤。貴于下而得中。賤于旁而有衆。此師旅之象。亦師長之德也。夫師之得名。非以其衆而已。乃由衆中得一人爲之長。而羣集聽命焉。行止有序。上下有度。升陟有法。動靜有宜。出入有時。聚散有伍。進退有步。聯接有方。一人使之。衆人從之。一人揮之。衆人應之。不亂其行。不越其秩。率教勿怠。守命弗渝。而後謂之師。師者行貴整嚴。道貴尊一。用貴敏捷。法貴親睦。故師者人所望也。國所賴也。不徒以衆稱也。若烏合之衆。不得稱師。游怠之羣。不得名師。以其非師象也。以坤

厚載。行坎險陷。其德既剛。其道乃柔。此保民而王之所由賴也。率類而生之所由安也。師之爲用大矣哉。古者教人者稱師。建軍者稱師。文武不同。名稱乃一。則以其本不殊也。皆以安民生。利人情。增民德。進民族福也。故師旅者。保國禦侮之用也。非以示威也。衛民制暴之用也。非以爲害也。主其事者。必得人。所謂仁義之士。人道之全者。而後當之。无愧。亦猶教學之師長也。蓋以卦象一陽正位。其意甚明。苟乖此義。師道廢矣。安能望其成師之德。致師之用哉。故師者。國之保衛。民之護持。如赤子之乳母也。得道則吉。失道則咎。此師象之異于他卦。而師名之異于他稱也。

師卦之辭以師爲卦名。固由象所生。而初制卦。則无此名。則以卦命象。亦猶今之以名命卦。不過有此象。當有此卦。當有此事而已。而後聖因之。乃得師之名。成師之稱。達師之用。則師之所本。道立德名。制用是也。故師字始于卦。而師制本于卦象也。夫師字從自從巾。一示其高厚。如坤之德。一示其周布。如水之流。猶象二卦之合也。雖古書異于今體。其所取義不外乎此。可見師之字。與師之名。皆從卦出也。師在今日。分師旅師長二類。一屬于衆義。一屬于正義。衆則成軍。正則成教。蓋卦本含此二義也。五陰環列。衆也。一陽居內卦之中。正也。既有其衆。復得其正。則用之于外。當爲軍之師旅。用之于內。當爲教

之師長。取象无殊。致用則異。凡卦皆然而師尤著耳。由師旅言。軍必有帥。帥者師之長也。故從師字出頭。而帥率本一字。以有長可率衆也。由教育言。學必有長。指導訓誨。以教弟子。或屬父兄。或稱先生。師者卽父兄先生之代稱也。師以行教。亦如軍師。貴在督率羣衆。同趨于正。衆有所仰望。同遂其生。此師之爲師。不僅爲一軍之師。或一業之師已也。蓋人民毋不奉之以遂生循道。以安以樂。則全國莫不有師。而師遂爲人類切要之制。不問其爲師旅。抑師長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宣聖講義

此師卦彖辭言全卦之大用也。以師本德由坤出。故先貞。貞者正也。有守也。堅固不易。潔己不失。安逸不亂。慎行不妄。此爲貞德。坤之常行。師道以之。而師者衆之主也。必有德望以副之。有德則足以自重。有齒爵以充之。有年則足以自尊。民之所悅。唯年與德。天下之達尊也。是曰丈人。丈與杖古同。丈人年老而德至者也。既備其德。復得其壽。受命率衆。民莫不服。此師之爲衆所敬也。而天亦佑之。故丈人吉。夫丈人爲師之主。行師之功。則所謂吉者非其一人也。凡其所率者。无不吉矣。以師之用。將有所討伐也。將有所禁禦也。勢必至于爭。則決鬪之事也。殺傷之事也。聚衆以臨之。持兵以威之。堅陣以迫之。勒

騎以逐之。其行已險。其處已危。則其于數也多凶。而以師之克貞。帥之得人。有德以固之。有齒以鎮之。則轉凶爲吉。反危爲安。此所以因丈人之吉。而占全體之无咎也。咎者天也。无咎人也。人定勝天。則丈人之吉也。故師之道貴貞。而其位貴得人。得人而貞。尙何咎哉。彖曰師衆也。真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宣聖講義

此申釋彖辭之義也。言丈人之占。即王者之象。王者不必自將。苟以正正衆。得人而率之。則天下歸服矣。蓋全卦以一陽居第二爻。上與

五應。一陽行五陰間。上下相從。故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上坤下坎。外順內險。故有師之象。而得師之功。毒字或作毒。古育字。亭毒卽生育之義。但此處亦含毒害之義。蓋對內則亭毒。對外則毒害。以師行教。則化育之功。以師抗敵。則殺伐之用。而天下之民。莫不從順。則其吉可知。既吉自无咎矣。要之師之取義。在能容衆而率之有方。集民而使之有道。一則以安內。而民得其生。一則以攘外。而民保其族。此王者之業也。其爲吉固矣。然不以貞守。不以人任。則其吉否。亦未定也。聖人垂教微意。至深至切。讀者毋忽畧之。

宗主附注

易師卦繼訟之後。可見訟之終。必至于兵爭。古人以兵凶戰危爲戒。而訟辭亦云終凶。則訟之所以凶者。不止官刑囹圄之辱。身物損害之災。必將由小爭而動衆忿。由細故而啟大兵。其所至不僅訟之凶矣。故訟者爭之小。師者爭之大。訟者凶之始。師者凶之成。而古人戒于患先。慎于作始。知其將至。則預爲制之。此師之凶仍可免。而兵之災仍可避。則不獨可救訟之敵。且足以保人民之生。此師之義。由凶而吉。由危而安。明正其旨。以曉世人。有備无患之道。此師卦雖繼訟。究反能挽訟之失。以爭弭爭。以殺止殺。故武字爲止戈。而師辭主貞吉也。且師者有長率之義。以衆中得長者率

之。不似羣龍之无首。此所以稱爲師也。軍旅固然。教學亦然。以一率衆。以長率羣。乃師之象。亦師之用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宣聖講義

此申釋卦象之用明彖辭之義。溯聖人立教之旨也。夫師者成于衆。而得其正行于險而守其貞以正則不偏。不偏則公公則得衆以貞。則不暴。不暴則恕。恕則容民。公恕成德。天下咸服。故不怒而威。不嚴而畏。不姑息而懷其仁。不苛刻而悅其義。近者服從。遠者歸順。有衆以爲守。有民以爲用。如地得水。而生濡萬物。浸潤无量。而不潰決。不

漏泄。以安以和。以保其國。以定其邦家。是君子有取于師之所爲也。前言丈人吉。明師道之貴在德齒。而位亦隨之。德以致位。齒以延福。天之所錫。唯此丈人。以能服衆而安民也。衆聚而不亂。羣力所集。而不爲暴。兵事所設。而不履凶。以其基于貞。正于正。故雖毒天下而民莫不悅。雖動天下之衆。而國不搖。雖役天下之民。而民不叛。其本固也。夫地水類也。君子與民亦類也。師卦以地聚水。而比君子容民畜衆。此因象成用。因道立功者也。民之爲師。初无殊。其爲士農工商也。居所以保。行所必備。故有其民。即有其兵。有其衆。即有其用。不言師而獨言民衆。尤見民衆爲兵之本也。民衆歸服。兵彊師多。民衆叛離。

兵師何有。故能容民畜衆者。自能有其堅甲利兵也。且民衆之聚。不待武力。上下之和。不受侵伐。雖不設兵師。亦足自衛。况民衆悅附。師旅易成。朝投其器。夕集于場。人人皆兵。更何憂乎師之不足。故聖人于此。但以容民畜衆爲言也。容者安之。畜者利之。安必有所保。利必有所用。則容民畜衆。不爲戰爭。而戰爭自易備矣。故有國者。不患无兵。患无民。不憂難戰。憂无衆。舍本逐末。民衆不附。肘腋皆仇。兵多戰烈。亦奚濟哉。故君子取師之義。在此不在彼。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宣聖講義

此師初六爻辭也。初爻爲師之始動。其于人事。即師之始出。師出必以律也。夫師以衆成。衆則易亂。亂則易敗。故師出必先有紀律。紀律所以嚴師之行也。師行雖暫。師衆雖限。而其出也。先有一定之制。其時與地。其來或返。其上至下。其行或止。莫不定于一律。是謂之律。有律則師。无律則亂。師之出也。求有功也。亂以行焉。不敗何待。故吉凶之分。在有律與否。臧善也。吉也。爻辭應作兩句讀。言師出以律否。而定其臧凶也。以律則臧。否則凶。古文簡括故也。夫師之出。兵事以成。兵凶戰危。原无吉占。而稱臧者。言師出之善也。善則免凶。不曰吉而曰臧。明其非吉事也。然自有善惡之辨。亦有免不免之分。師之初出。

果以律也。則善矣。免于凶矣。若否。則必凶矣。明斷師出之凶否。而重在律。可見君子之治師。有所先矣。夫師者。動衆勞民。不得已而用之。爲以保我疆土。衛我國家。其行雖擾民。其旨在安民。則其出也。必求所以減民之驚。去民之怨。則師之所至。必民居安堵。七鬯不驚。民生自在。工商不擾。方足以安內而攘外。保良而禦惡。今若不以律。先自擾其民。失其業。閭閻騷然。田野不耕。市井毀壞。工商不營。則民必畏而怨之。駭而遠之。先失其民。是必敗之肇。先隳其社會。是必亡之期。則師之凶。不待交戰而已決矣。故師之貴律。不必戰時。即初出也。亦必慎守。觀始知終。察去知返。故于初六爻辭。以律之有无。而定其師焉。

之。臧凶也。此聖人慎用師旅之微意。而先示于初爻中。讀者宜注意焉。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宣聖講義

此申言爻辭之義也。後人或以是爻辭。否臧皆凶爲詰。是失原文之義。果皆凶者。則前何以有貞吉之占哉。貞正而固。堅而斷。有守不失。有節不移。卽律是也。有律爲貞。失律則失貞矣。貞則吉。失律則凶。一正一反。一善一惡。判若觀火。更何疑乎。律者師之守也。猶人之節操。失之則无守。其中已搖。不凶何待。况師以行險。兵以履危者乎。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宣聖講義

此師九二爻辭也。九二爲師正位。卽師之主。其用在主持全師。指揮有衆。而地居下位。當承王命。以昭勳業。服遠方。故爻辭如此。言九二在師之中。以陽率陰。以位正衆。其地至中。其行至正。中正之吉。天之道也。凡辭之吉者。免咎。以吉能解咎也。師之爲道。恆隣咎凶。兵事所至。戰爭不已。咎凶之來。不易避免。九二以得位之正。當時之中。乃迺吉而无咎。不獨免咎。且有功勳。受王之寵。王者主也。下者承上者也。九二承上而得位。則受賞宜矣。御衆而有功。則錫命必矣。王三錫命。

者。言其功業彪炳。不止一賞也。夫師之用。爲保國衛民。安內攘外。王者言其功業彪炳。則師之道成。而國民胥賴。受命既頻。策勳已至。則威傾遠近。恩施萬邦。不獨一方之畏服已耳。故大將之用。扶危定傾。仁者之師。靖近懷遠。不必爭于戰場。而外人來服。不必角于甲鎧。而匪盜潛逃。以其德可懷。威可畏也。其勞如此。則王寵必隆。其重如此。則威望必遠。故其致國治安。致世太平。一人之業。萬民之懷。此九二之所以爲吉。而得王三錫命之占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九二之象誠能弘師之用。成師之德。非徒爲一時之功。一國之安。其至也。天下胥服。萬國永綏。則其爲吉。非尋常之吉。必承天之寵。則其受賞。非一度之賞。必王三錫命。有其德。乃稱其位。有其功。乃膺其命。此取于卦象之正。而恰應乎丈人之選者。固非徒號善戰。祇稱知兵者。所能望也。故師之大用。不在戰爭。而在德業。師之大功。不止保一國。而在懷萬邦。仁者無敵于天下。其九二之謂乎。夫卦象九二以獨剛居下位之正。以險道行廣厚之中。內健而外巽。守正而行遠。此其爲師之至用也。天寵者。非人所能予奪也。三錫者。非時所能僥倖也。必有其本。以立其基。復有其道。以弘其德。乃

克受此寵錫也。爻辭之意。先重德業。而後功賞。德業既鉅。功賞斯加。故一人之威。爲萬邦所懷。一師之用。爲天王所倚重也。全卦以此爻爲主。亦爲最吉。孚丈人之名。得中正之道。其餘各爻。不能比也。譬之三軍司命是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宣聖講義

此師六三爻辭也。師卦大用在一能御衆。進退有節。若違此則凶。故初六爻辭。明言師之吉凶。在有律與否。而九二爻辭。則明言得人主持。功成譽遠。可見師之致用。必得其衆而善使之。必下服其上。上任

其下內和外整。命專令嚴。指揮无忤。行止有定。而後功大而國保。威遠而敵懷也。至六三爻則不然。六三以陰行陽位。以險臨厚地。其勢交迫。其時易亂。爻辭所云。蓋言其所至之凶也。以六三處陰陽之淆。失紀律之正。有僭越之命。无指揮之專。故進則易敗。退則易潰。出不克整。止不克安。內失其人。外乖乎衆。此名師而非師也。其凶必矣。輿尸有二義。一輿衆多也。尸主也。多主之師。命令不一。其凶由于自亂也。一輿昇也。尸死人也。戰而至于昇死人。則其潰敗可知。其凶由于自奔也。而皆不能戰也。戰則无功。然爻辭之意。取義在象。輿尸者。象之所包。以六三前後。一陰一陽。進則羣陰相煽。退則孤陽失主。而六

三又陰陽相爭。剛柔相敵。其所屬不一。所任不專。一軍而數將。一役而多謀。衆无所適從。命不知誰出。則輿尸之爲多主。本卦爻象也。而不曰多主。曰輿尸者。則亦自有意。以六三居下卦之末。隣羣陰之間。而以陽位接九二之陽爻。陽乘諸陰。陰厝于陽。陽已老。爲尸象。陰多而共昇陽。爲輿象。故作昇死人。或昇神主解。亦通易之文字。皆含數義。此例也。以象包數類故也。第六三之辭。以內外之交。進退未定。行止猶渝。故用或字。或言其不定也。言或至如此。至者以人事定之。天數有之。必人事孚之。天人交至。乃見其蹟。三四人爻。尤必決于人事。故乾爻或躍在淵。亦此意也。人事之至。可移天數。如知其凶也。而預

防之則免矣。故言或者明吉凶由人事自致也。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而進一層言之。以人事雖善。凶雖可免。仍无功也。蓋言六三之時不宜。位不當。雖師衆不能克敵。故曰大无功也。天指師言。亦明此爻之不宜于進也。无功則徒勞。以衆而徒勞之。則雖免凶亦不足取。故釋文之意。重在戒師之輕動也。若輿尸而進。其凶必甚。固不止无功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

宣聖講義

此師六四爻辭。言六四爻之宜退也。前六三爻大无功。則進已不可。而六四亦然。六四以陰行陰。處勢宜巽。在上卦之始。爲坤道之應。退以爲用。則不涉于險。故曰左次无咎。左次者。退避也。右進左退。次言其有定序也。全師以退。有相宜之地。非奔潰也。凡師能進則進。不進則守。進守俱難。則唯退舍。以求自全。六四陰柔之地。不宜久抗。故左次无咎。如必堅守。是有咎矣。又左次者。卦象也。陰降而逆行。陽升而順行。六四陰也。從左以次降。此時位所宜也。卦之所示。本氣數之常。定順逆之道。由天運而施人事。由時地而占進退。六四亦人爻。尤重。

在人。此古聖人所以明象製辭。立辭定意者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言卦之所象。辭之所指。莫不有常。人亦應之。六四以常而氣左降。人亦以常而師左次。順常不失。自免于咎。即以師言之。既不進矣。又艱于守。則乘時以退。按地以保。亦道之常。不失其常。自无咎矣。故戰不必克。而貴全師。以保師之疆弱。不在進取。或固守。而貴臨機應變。此免咎。在乎審時度勢者也。兵凶戰危。首重審慎。一涉粗率。其害必大。故師之爻辭。无一不主謹慎。无時不先保全。則

可見聖人用兵之心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宣聖講義

此師六五爻辭也。師六五居上卦之中。爲衆陰之正。其位甚宜。而以羣陰聯接。恆易失主。則象使然。其爻辭所稱。則以六五位正時宜。故田有禽。有所獲也。田者下地。陰之所也。而此田字。亦作田獵解。以六五出師于田。亦聚衆所爲。古者練習兵事。恆假狩獵行之。四時皆有田事。所以集農而習武也。師之用。不專在戰守。六五重于練習師衆。故以田爲言。田之有禽。亦猶攻而有獲。而聖人仁義之師。備而不用。

不求攻伐。亦不懈于武事。則一年四時。舉田獵以閱武備。講射御以試兵術。其意在保國安民。而不爲窮兵黷武。人人知兵。而戰事不常見。師旅精彊。而无患多兵。此寓兵于農之制也。故六五不言攻。有獲而言田。有禽也。有禽則利可知。執言者有所守也。六五正位。得所守。故利執言。猶曰名正而言順也。且執言者爲有所聲討。如仗義執言之類。言師既精彊。練習有素。則明天之討。代天之誅。有其資矣。故因田有禽。而知其利于聲罪致討。可見古聖不輕用兵之微意也。師出必有名。有名則有功。有功則有德。功成德立。是以免咎。故曰无咎。以其正位而行宜。應時而事當。善備于內。克動于外。此无敵之師也。更

奚咎哉。然六五以羣陰之交。干僭越之虞。與六三同。六三有或興尸之占。六五亦有興尸之象。其意一也。長子帥師者。位正而得也。弟子興尸者。陰多而僭也。故一則貞。一則凶。長子帥師爲孚丈人之吉。故貞。弟子興尸乃犯六三之嫌。故凶。貞凶二字二句。一指長子。一指弟子。其例與初六同。臧凶貞凶。皆分釋上二句也。以六五正位。當有長子帥師之貞。以羣陰僭越。當有弟子興尸之凶。皆象所固有。辭乃分析釋之。弟子猶子弟也。衆而不當位也。師之所患。在衆而失律。故凡凶者。必其亂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興尸。使不當也。

易經講義

此中釋爻辭之義也。明師之吉凶全繫乎此。而世之治師者。當知所取法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宣聖講義

此師上六爻辭也。師卦諸爻。以衆就于正爲用。故凡有衆者。莫不本師之義。以使令之。統御之。以自安其國。保其家。而慎勿失其正也。正者。道之至中。行之至當。守之至宜者也。于事曰中。于用曰正。不中則无所乘。不正則无所承。故有衆者。不導以正。則相聚爲亂而已。違言

致用哉。師之所以爲師。在家曰家督。在國曰主帥。其所以督之帥之。莫不有所正。是謂之政。家政也。國政也。均正己以正人。莫不有所命。家長之命。國君之命。莫非政之所行。正之所施。故正而後有政。政而後有命。有政命以行之。施之家于焉齊。國于焉治。而師之道于焉成。上六爻辭。即所以明夫政命。而見夫師道者矣。夫師之大用。非獨爲軍旅之備也。前已言之。推其所至。則平治之功。家國之道。蓋有家者。務使之齊。有國者。務使之治。家齊國治。天下以平。此師之所以名師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師。下民衆也。君師正也。以正正衆。以衆就正。此君師之政治。而下民有所遵循。家國之政命。而有衆得其率御。

也。故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大君之命，政命也。開承之功，齊治也。而本于至正焉。不正則不得治齊，不得稱命，則不得謂爲國家。有若無也。失其道，則家爲敗家，國爲亡國。不正以命之，則敗亡可待。此非師道也。故爻辭明述其旨曰：小人勿用。小人用，則失其正矣。小人不正而用之，則胥不正。更何望于齊治乎。

開國承家，言創業垂統之功。而明師之大用，可見聖人于師卦之象。取義極弘，既不限于軍旅之制，復不盡于講學之途。其在彖象，則曰：君子以容民畜衆，而申毒天下，而天下服之。意其在九二，則曰：萬邦永懷，而明正位立功。由近及遠之意，其在上六，則曰：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而紹師貞丈人吉之意，无非爲推師之道。廣師之德，以見齊家治國之本。爲政成治之基。其旨深切，其辭簡括。固爲易經言政治之始。亦即大學脩齊之學與治平之用。而莫不本于正。正者，正心以正身。正己以正人。此大學正心所由重也。格致者，需訟之義。而誠正以下則始于師。誠意固乾坤本義。師以坎合坤。先主貞吉，即內誠而外正也。行于事功，又爲內正而外誠。誠无不正，正无不誠。正而不誠，是僞君子。誠而不正，是真小人。皆不足語于師道。故師辭以正行誠，以貞致用。唯正則能成政，唯貞則能立功。此開國承家齊治之功。實即誠正之效。君子在位，有所爲也。必治平之業，而必始于身心。故師上

六極論其功。以與彖辭師貞丈人吉相應。真正一也。丈人大君一也。全卦一致。而包羅萬有。故爲人道之主。家國興亡。人民安危。胥繫乎此。其爲用亦大矣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宣聖講義

此申釋爻辭之義也。大君之命。即前王三錫命之意。唯有功者受之。而功之成于正。獎之加以正。上下同正。國无不正。政之所成。治之所隆。此師道之所以弘也。隆者易替。成者易覆。勢理然也。上六居極地。集羣陰。最易爲小人所乘。小人者正之反。君子之仇。今日小人勿用。

爲慮遠矣。小人用必亂邦。是敗師之功也。反正爲邪。反功爲禍。吉反爲凶。利反爲害。此師反而爲比。則大君之命。丈人之吉。皆反而比之。匪人。自亂其國家矣。雖衆有何益哉。辭之垂戒。至明切矣。

宗主附注

師卦取義。在合衆而能統率。集力而能運用。不徒以其人衆已也。蓋在卦象。一陽五陰。陽居下正位。陰環拱于前後。陰從陽命。剛以柔行。故協于師義。果非有紀律。有順從。主得其權。衆聽其令。則凡五陰一陽卦。皆與師同。而不得稱師者。則可見其名之由正位來。義之由當權來。无位无權。則紀律不立。命令不嚴。雖有其衆。直烏

合耳。故反師爲比。比者匪也。匪盜之聚。叫囂奔突。雖多不足以用。故不得名師。而師者。出以正義。行以正名。止以正道。剛柔相濟。權變有常。此王者之師。恆備而不用。天下畏其威。人民依其力。而不爲暴。不以害民。不以怨衆。此仁人無敵之義。師之大道也。故師者。人道所不可緩。而國政尤資要焉。一反其所爲。則成比匪。比匪與師。一邪一正。一治一亂。其爲衆同。其所以御衆者不同。此兵與盜之分也。